

二千金

顧仲彝



行印局書

一第

刊叢本劇 編工境乃孔



「三千金」序

一本戲的誕生有時純粹出於偶然；於無意之中得到素材，於無聊時候慢慢寫成，於偶然的機會得到演出。「三千金」就是這樣誕生的。這本戲的寫作發動在去年夏天，那時病足，睡在床上，百無聊賴，就想到莎翁的名劇「李爾王」和中國舊劇「王寶川」。我想取他們的故事重新加以編排，而寫成一齣有現代人物的諷刺悲劇。起床之後，一時還不能出門，就趁此閒散的機會，開始寫起來。前後工作了三個星期就完稿了，劇名用「掌上珠」。那時中旅剛打進皇后，需要劇本，槐秋先生就把它拿了去，開排了兩幕，不意皇后合同提前結束，此戲演出也就告吹。接着中旅北上，這劇本也就束之高閣。過了一年光景，偶然與費穆先生談起此戲，那時第一二幕已在大衆雜誌發表，商議之下，就決定繼「秋海棠」後在卡爾登演出。自五月十二日上演起至七月十五日止，共演六十五天。這是「三千金」寫成和演出的前後經過情形。

這戲自寫成到上演經過好幾次的修改，尤其是第三四幕改動更多；這一則由於環境的關係，不能不動，一則也想求劇本的比較完善。這修改我不能不感激費穆先生，因為他給我的幫助和啓示實在太多太大了。第三四幕裏有許多情節上的變更和台詞的加添都是費穆先生在排演時再

三斟酌後決定的。

許多人說，這本戲有教育的意義。若然是真的話，這是意外的收穫，因為藝術家但求「真理」，不善說教的。我在這本戲裏只求人生的真理的表達，並沒想到教訓社會。不過我們幹話劇的人理應負起啓發開導人們的責任，一本有社會意義的戲無論如何比只能「供人娛樂」的似乎勝一籌罷。

仲彝

三二，十二，廿一。

(1)

人

物

金 賈 皮 章 莊 章 黎 黎 黎 黎 物
 昔 望 純 以 今 梅 桂 荷 襄
順 亭 騰 規 誠 虎 珍 珍 珍 尊

三
千
金

顧仲彝

親戚 甲 乙

張大少

巡長 一人

警士 二人

佃工 五六人

佈景

第一幕 黎家花廳

第二幕 黎家花廳

第三幕 莊家的園廳

第四幕 章純規的農場外圍土地廟

時間

第一幕 冬天

第二幕 與第一幕相隔一月

第三幕 同一下午

第四幕 兩天之後

第一幕

佈景 黎府極其講究的花廳。全部縷花的紅木家具，坑榻，茶几，古董架，琴桌，小圓桌，椅子，凳子等。牆上的字畫和擺飾的古玩都是最貴重的。佈置的格式完全是舊式的，絲毫沒有西洋的氣息。左右兩邊都有門通外面。

幕啓時廳內空無一人，但正中高掛壽字，兩壁壽聯壽軸，掛得琳瑯滿目，又隱隱聽見外面鑼鼓喧天，人聲鼎沸，顯然主人在慶祝七十大壽，賓朋滿座呢。

左側門開啓，探進皮望騰的一個賊頭賊腦的尖頂頭，笑嘻嘻的進來，回過身去。

皮 三小姐，這兒沒有人，請進來談談好不好？

梅 好好兒的戲不看，硬拖我到這兒來有什麼要緊話要談呢？

皮 三小姐，請先進來，我自然有要緊話要向三小姐說。嘻嘻嘻嘻！
梅 珍進來他慎重地把門關上。

梅 回頭戲完了，客人散了，還有許多事情要張羅呢。

皮 三小姐的脾氣就是太性急，先坐下來，我肚子裏有許多許多的話要向三小姐說。

梅 (坐下) 你說罷。

皮 唔，唔（無話可說）剛才我唱的戲三小姐覺得怎麼樣？還夠味兒麼？

梅 （站起）原來皮先生要談戲，那我只懂得一些皮毛，只好請皮先生另請高明了。（欲走）

皮 （攔住）三小姐，既不願意談戲，我們就不談戲，請坐下，請坐下。

梅 還有什麼話要說呢？（坐下）

皮 三小姐，你覺得我這個人怎麼樣？（自得）

梅 我年紀太輕，閱歷太淺，不敢瞎批評人。

皮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我父親跟老太爺可以說是兩代的世交，我從小就在你家公館裏混大，多

蒙老太爺看得起我。

梅 我父親就不喜歡你！

皮 你老太爺的脾氣，誰都知道特別古怪，他喜歡不喜歡要看他高興不高興的。高興的時候，誰都會喜歡，不高興的時候，他對誰都會發脾氣。並且……嘻嘻……我只要一個人喜歡我。

梅 誰呀？

皮 三小姐，你猜猜看！

梅 我猜不出。

皮 你隨便猜一猜。

梅 我隨便也猜不出。

皮 三小姐，我年紀比你大，閱歷比你多，我看過千千萬萬的女人，但是我覺得只有一個人值得我愛，值得我爲她神昏顛倒……嘻嘻，嘻嘻！你猜猜看是誰？

梅 是誰呀。（悟）我想起來了，一定是我的大姐姐，她一向跟你頂要好的。

皮 三小姐，你完全錯了。大小姐，不瞞你說，我也並不是喜歡說人家的壞話，太驕傲，太自私，只有自己，沒有別人，她是非常漂亮，肚子裏又有學問。況且，她已經嫁了人，又嫁了個討厭的局長。

梅 不是她，那末一定是二小姐。

皮 二小姐生得果然小巧靈瓏，小嘴唇，小腰身，口嘴也很伶俐，可是太小氣，太小心眼兒，那兒趕得上三小姐那樣大方。況且……嘻嘻，嘻嘻，三小姐，有天仙下凡的神采，不輕易接近人家的一股清高之氣。就像我這個凡夫俗子，跟三小姐站在一起，也覺得清高了許多。

梅 怎麼你老說到我的頭上來呢？

皮 因爲我喜歡的就是你！

梅 皮先生，你不能信口胡說，在我家裏上上下下的人，誰不知道你從前跟我大姐姐，二姐姐都好過。

皮 那是從前的事，何必去提牠呢，況且她們都已經嫁了人。現在我愛的就是你，三小姐，你可憐可

憐我這一片忠誠，發一點慈悲心，接受我這一顆熱烈的心。（兩手作勢捧上去，半跪的樣式）

梅（嗤的一笑，接着大聲笑出來）皮先生，你這不是演寶蟾送酒麼？演戲演到我面前來了，我沒有

功夫跟你演戲。（欲走）

皮（攔阻）好不容易演到這個地方，怎麼可以輕易把它放過去呢？三小姐說正經話，我今天不能不向你求婚。剛才我在酒席筵上聽你老太爺說，今天他預備分家，你的婚事也得在今天決定。你答應了我罷，回頭我再託人向你老太爺說去。

梅（嚴重起來）要是你開玩笑，我還可以原諒你，要是你真的向我求婚，那我認爲是極大的侮辱，你自己不仔細想一想，你是什麼樣的人？

皮我是個又漂亮又有藝術天才的世家子弟，那一樣配不上你。

梅你這個人說得好聽一點是執褲子弟，說得不好聽一點，就是流氓，靠着父母的造孽錢，爲非作歹，不求上進，學得一套花言巧語，專在女人身上討便宜。你這勢利的小人，替我滾開！

（右門開啓，荷珍私上，他們沒有看見）

皮（依舊嘻嘻笑臉，上前去拉她的手）你罵得好，三小姐罵得對，我過去的行動的確該罵，該打，不過從今天起我要改過自新，從新做個頂好的好人。三小姐，只要你肯嫁我，就是給你罵上一輩子也甘心。

梅（怒）不要動手動脚，滾開！（一記耳括子打得非常響亮，梅珍下，皮捧着臉。）

荷（哈哈大笑）打得好，打得好，（皮驚嚇轉身，看見是荷珍，又換了一付嘻皮笑臉）應該多打幾下。

皮（拿臉送給她）那麼請大小姐再賞兩下，給大小姐打一定更痛快，請！（荷珍舉手欲打，但忽停止）怎麼，捨不得打，到底疼我的只有大小姐。

荷 誰來疼你，照你這種行爲，應該叫我今虎的保鏢來抽上你一百記鞭子，我心裏才消得下這口氣。

皮 那又只得跪下來求求大小姐開恩。（作半跪狀）

荷 沒良心的東西，我永遠不再認得你！（轉身向外走，皮望騰趕快攔住。）

皮 大小姐，請你聽我一句話。（假裝歎氣）唉，天曉得我心裏眼裏，就祇有大小姐一個人，就算是一時糊塗，做了一點荒唐的事，大小姐菩薩心腸一定會原諒我的，（用眼角偷看荷珍）荷珍，你再不肯，我只好跪下來了。（跪下，荷珍轉身不理，擦眼睛）這樣苦苦哀求了還不肯饒，爲了表明心跡，我只好自殺了罷。

（荷珍轉過身來）

荷 量你也沒有這個膽量，不過，望騰，我得警告你，你見一個女人要一個的脾氣，始終不肯改，你我的關係，以後只好完了。（走）

皮（追上去）喔，天哪，你說得我好像真是一個要不得的男人，我愛的只有一個女人，那就是大小姐，但是大小姐，已經屬於別的人了，我沒法，只好找別的女人出出心中的悶氣。

荷 那末你找三小姐，也是爲了出出悶氣。

皮 一點不錯！不但出出悶氣，並且還有政治作用。

荷 政治作用？

皮 大小姐是聰明人，還用我細說麼？

荷 我不明白。

皮 老太爺要分家，三小姐要是嫁給了我，那我不是多了一份家產嗎？

荷 你？

皮 我的不就是你的嗎？我要是娶了三小姐，那你不是有了兩份家產了麼？

荷 呸！（但接着撲嗤的笑了出來，皮也笑了出來）誰相信你這鬼話！

皮 耿耿此心，惟天可表！

荷 唉，望騰，想你也是好人家出身，大學裏也唸過書，筆也提得起來，人也頂聰明，頂能幹，什麼事不

能做。

皮 做事也談何容易，小的事情我不願做，大的事情還沒有碰到賞識我的上司，於是乎就不求聞

達於諸侯，只是在家裏混混，不過近來手頭可一天一天緊了。

荷 我給你的錢難道都用完了麼？你化錢的本領真是一天大似一天，從前幾十幾百的化，現在幾千幾萬的化。

皮 所以我近來的確想找一個油水好的差事做做，大小姐，你看有什麼機會？

荷 你爲什麼不上我家裏託託今虎呢？

皮 我怕見你這位局長老爺，動不動就拿他的名片，把人往警察局裏送，要是有一天我跟你這一手給他知道了，真是把命丟在他手上死了，我連閻王都沒有臉兒去見！

荷 你這個沒有良心的東西，我知道你心眼裏只想娶三小姐，我勸你死了這條心罷，我三妹的性格，你還不知道麼？況且現在還有一個辦農場的留學生在追求她，你及得上嗎？

皮 知道是知道，不過這個險是值得一冒的呀！

荷 你這話什麼意思？

皮 我剛才不是對你說了嗎？要是娶到了三小姐，你我豈不是又多了一份家產，從遠處兒着想，我以爲你應該幫我的忙，反正我們的情份真是天長地久的呢。

荷 哼！你這個壞小鬼，你又要騙我，要我幫你，幫成功了，你就不理我了。

皮 我可以對天發誓，要是我皮望騰……

荷 (撇住他的口) 誰要你發什麼誓, 愈是會發誓的人愈靠不住。

皮 那末你相信我對你沒有壞意?

荷 我一世也不會相信你。

皮 (近身拉住她的手) 真的麼?

(左門開啓, 走入桂珍)

桂 喔, 原來你們在這兒, (皮荷驚散, 桂珍冷笑) 來得真不湊巧, 真不識相。我走啦。(向外走)

荷 二妹!

皮 (打躬作揖) 二小姐進來一塊兒談談。

荷 (聲色俱厲) 二妹, 我不許你走。

桂 (笑了出來) 你不要我走, 我就不走好了。

皮 嘻嘻, 你們本是同胞姊妹呀! 姊妹淘總是一條心呀。

桂 一點不錯, 我們姊妹倆一向總是一條心。(走近荷珍) 不過, 大姐, 望騰這傢伙一定得治他一治,

他在轉三妹的念頭, 我幾次叫他上我家裏來唱戲他沒有來, 誰知道他成天在這裏追求三妹,

纏得三妹生氣得不得了。

荷 我剛才看見三妹賞他一個清脆的耳括子。

桂 這就叫做活該，但是我們也得想個方法治他一治，大姐，我們各人拉他一個耳朵叫他跪下來
 向我們陪罪，叫他裝狗叫。

荷 好，好，就這末辦。

(兩人追皮望騰，終於抓住，荷桂二人各拖他一只耳朵。)

桂 站住！

荷 過來！

桂 站在中間！

荷 現在罰你學三聲狗叫。

桂 叫呀！

皮 回頭就要有人來了！

荷 不管，叫呀！(皮叫，她們笑) 再叫！

桂 叫呀！

(皮再叫，她們又笑)

荷 再叫！

桂 叫呀！快點叫！

(皮再叫時，章今虎穿着長袍馬褂醉醺醺的上)

今好一條狗，哈哈，叫得好，好！

(荷珍桂珍皮望騰驚散，但皮望騰知道機會來了)

皮 蒙韋局長稱讚，就請局長在局裏賞一個狗差司做做。

荷 不錯，今虎，這位皮先生是爸爸一位幕友的兒子，我們從小在一塊兒玩，人是頂能幹的，他本來託我要你在局裏找一個差。今虎，你替他想想辦法罷！

桂 大姐夫，你不要用他，這個人最——

荷 二妹，不要你插嘴。

今 只要你肯做狗，哈哈，差司一定有，你過來，唔，人品長得不壞。將來混一個簡任官，倒還有希望。他的身材面貌也有點像你！

今 唔，唔，你會喝酒麼？

皮 略會一點，可以陪局長喝上三十大杯！

今 好傢伙，口氣倒不小，你還會什麼？

皮 我會唱青衣，真正程派的青衣。

今 這個我不愛，扭兒捏兒的看了討厭，你會打牌麼？

皮 那是我的拿手好戲，牌九，挖花，大小我全會！

今 好，我就請你做我的秘書！

皮 謝謝局長！

今 明天，你來局裏辦公。

皮 喳。（叫得很響亮）

今 荷珍，你父親的脾氣怎麼壞到這種樣子，剛才一個傭人倒酒，一個不小心，倒在他的手上，他就大發脾氣，打了那傭人三個耳括子！

荷 我父親脾氣一向不好，不過近來不曉得什麼緣故，或者因為時局，或者因為年紀老了，動不動就要暴跳如雷。

今 今天差一點，他跟我鬧起來，我這脾氣也不肯讓人，要是這老頭兒太不講理……

桂 大姐，爸爸來了。

（黎襄尊率領着親戚戚由外門來，黎襄尊是七十歲的老人，鬚眉皆白，手拄拐杖。現在穿着馬褂藍袍，足登雙襪鞋，後面跟着賈普亭，捧着賬簿，契紙等物，再後面是二女婿莊以誠，章純規，張大少和年老親戚甲乙兩人。三女梅珍走在最後。）

襄 誰在這裏吵呀！你們在這裏幹什麼？今虎，你在說什麼？為什麼我來了，你不說了。年青人最不好

在人家背後說別人的壞話。

（今虎欲開口，但荷珍止之）

荷 他沒說什麼？

襄 好，沒說什麼來，大家上這兒來。殷老先生，張老先生請坐，大家請坐下來。（他走至正中坑榻，向外坐下）今天我襄尊七十歲做生日，承各位親友都來道喜，實在是不敢當的，現在戲也已經完了。我想趁今天難得的機會，辦了一樁心事。

戚甲 襄翁年高德邵，功被海內，今天恭逢七十大慶，理應普天同慶，大大的熱鬧一番。襄翁過於謙虛，又因時值非常，遵壽翁之命，一切從簡，壽翁有什麼吩咐，小弟等樂於從命。

襄 多謝多謝，人生七十古來稀，一個人過了七十，就像風中的殘燭，西風裏的殘葉，說不定還有多少日子可以活在這個世界上。

戚甲 襄翁身體清健，精神飽滿，百歲大慶，說不定我們還要來吃壽酒。

襄 謝謝，謝謝，所以我決心，把這份家私，一分爲三，分給我三個女兒。我現在年紀也太老了，受不了許多麻煩，家私遲早總是要分給她們的。讓她們早些拿了去，我也可以享享清福，無拘無束的度過我的殘年。

戚乙 襄翁的話很有道理，不過襄翁的幾位千金，年紀還小，三小姐還待字未嫁，於其讓年輕人掌

管借大家私，還不如請襄翁，劃出一部份產業先分給三位小姐作陪嫁的補貼，其餘的還是留待將來再說。

襄 我已經下了決心，不必多說，我做事喜歡乾乾脆脆，要分就分個乾淨，不要留一絲一毫在我手裏。

昔 不過，襄翁，殷老先生（指戚乙）的話實在是肺腑之言，我希望襄翁三思而行。

襄（惱）這是你的家私還是我的家私？我愛怎麼樣就怎麼樣，我叫你做的事，做好了沒有？

昔 我化了十多天功夫，詳細替襄翁都分好了，房屋，田地，店舖，黃金，古董，字畫，首飾，珠寶，一項項都列出，分作三份，請襄翁過目，不過，襄翁……

襄 給我看，你還嚕噓些什麼，你難道跟我這麼多年，還不知道我的脾氣（看了分單）很好，很好，現在，孩子們，你們都過來，我有幾句話要問你們（三女兒走到襄尊前，兩面站定）現在我要把全部家產都分給你們三個人，一切產權，一切契據，全都移轉給你們名下，我只生了你們三位女兒，好容易扶養你們長大成人，眼看你們一個個嫁了人，現在梅珍也快要出嫁了，我雖然沒有兒子，但是我相信你們都很孝順我，我也不必再替自己留什麼私房，一切都交給你們。

荷 爸有什麼吩咐，我們當然聽從。

襄 很好，很好。不過我已經老了，你們要輪流贍養我，服侍我，我每半年換一個地方，譬如我在荷珍

家裏住了半年，第二個半年就住在桂珍家裏，第三個半年就住在梅珍家裏……

桂 我們一定叫你老人家住得舒舒服服的。

襄 很好，很好。在我住下的時期內，你們供給我一切的費用，我還有幾個老伴都是二十年前的老幕友，還有幾個老傭人，你們也都得替我養，我的零用每月五百塊錢，由贍養我的女兒出，別的我也不想多要。

荷 爸爸五百塊錢不會太少麼？

桂 爸爸不夠用儘管向我們說就是了。

襄 夠了，夠了，梅珍怎麼不開口？

梅 這是當然的，所以我不必開口。

襄 好，你們都同意啦？

荷 是的，爸爸。

襄 好好，我的話說完了，我現在要你們親口說一說到底誰最愛你們的老爸爸荷珍，你先站出來說，讓親戚朋友也聽聽。

荷 爸爸，我愛你愛到不是話所能講得出來的，爸在我的心裏比世界上一切的寶物，比我自己的身體，自己的生命，還要貴重。一個孩子所能愛他父親的一顆孝心，在天地間比一切一切都大，

比一切一切都真——（說得嗚咽的哭泣起來）

襄（喜不自勝）好孩子，你真是我掌上的一顆明珠，我真是太快樂了，我把這一份最好的家私給你，你瞧，這上面有良田兩千五百四十畝，房屋一百五十三幢，住宅一所，花園一個，……還有許多許多，你自己去瞧罷。這些契據全都由我蓋了章簽了字，你拿去過戶罷。

荷 謝謝爸爸。

襄 桂珍，現在該輪到你了，我來看看二女兒愛不愛我。

桂 我跟大姐姐完全是一樣的心思。我看爸爸也是一樣的珍貴，大姐姐說的，就是我心裏的話，不過我覺得大姐姐還說得不够。

襄 說得不够？（興奮快樂之至，起立踱步）好，你說，你說。

桂 我心裏頭只有一個快樂，我腦子裏只有一個心思，就是我怎樣犧牲一切來孝順爸爸。

襄 桂珍，你說得我心裏真是舒服，快樂極了，你也是我掌上的一顆明珠，誰說我沒有兒子，是苦命，我有這樣孝順的女兒比一百個兒子還要強啊，這兒是你的一份家私，你拿去罷。我就是欠了幾百萬的債，也願意賣掉我的老命，來設法多傳給這樣一個女兒，更多一點的家產。不過這兒的數目，也不能算小了。你瞧，良田二千三百畝，市房一百三十幢，古董一百六十件，還有，還有你自己去瞧罷。

桂 謝謝爸爸。

襄 現在梅珍你最小，脾氣也最壞，可是爸爸不能因為你脾氣壞就虧待了你，現在要你好好的說一句，你愛不愛我這老爸爸，你講給我聽聽。

梅 爸爸，我沒有什麼話要說。

襄 (立停)沒有話。

梅 沒有話。

襄 你不愛我才沒有話，梅珍，你再說。

梅 我的嘴不會說話，我只曉得愛爸爸是我的責任，沒有別的話。

襄 梅珍，你怎麼啦，你說得爸爸要生氣了，對你是沒有好處的，你再說，再說！

梅 爸爸，你生我，養我，愛我，我當然應該服從你，孝順你，尊重你。如果我的兩位姐姐真是只愛爸爸，她們爲什麼要嫁丈夫呢？我要是嫁人，當然我要把一半兒的愛分給我的丈夫。這是我對他的責任，像我對爸爸的責任一樣。

襄 你對爸爸真是如此麼？

梅 是如此。

襄 你這樣小小年紀，就是這樣不孝麼？

梅 我年紀雖小，心倒是真的。

襄 真的，你現在已經這樣不孝我，將來你嫁了人，心裏還有我這老爸爸麼。你真是我掌上的一塊瓦，瓦我要牠幹什麼？

梅 爸爸，你應該辨辨真假，也應該分個好歹。

襄 什麼？你說你爸爸不知道好歹！

梅 爸爸！

襄 (怒) 我不要你叫我爸爸。

梅 爸爸，你不應該這樣糊塗。

襄 什麼？你罵我糊塗？好女兒，好女兒！

梅 爸爸！

襄 (更怒) 我不是你的爸爸。你也不是我女兒。諸位親戚朋友是我的見證。

梅 爸爸，你要我說，我說不出來呀！

襄 你說不出來，我的家產就不分給你，你是一個我不認得的野姑娘，你別想得到一分一釐的家產。

梅 我不要您的家產，我不願爲了貪圖您的家產，說我心裏不願說的話。

襄 諸位親戚朋友，你們是我的見證，從今天起，我們父女一刀兩斷，我不認得你是女兒，你也不必認我是父親，我只當你死了，從我心裏一筆勾消，走走，走。

昔 襄翁！

襄 不要你說話，我發脾氣的時候，誰插嘴，誰就是在我火上澆油。想不到我最心愛的女兒最不孝順我，我的老命完啦，完啦！（看見三女兒在潑泣）你替我滾開，走，走！我活着不要再看見你。

昔 襄翁，你平一平氣。

襄 又是你來打叉，你要氣死我麼？今虎跟以誠在那兒，（今虎喝醉了酒在打盹）你們來，把梅珍這一份家私分給你們兩個女婿。昔亭，把這份家私一分爲二，你去辦一辦；前一半給我的大女婿，後一半給我的二女婿。昔亭，你立刻替我辦，我要立刻把家產分光，快去，快去！

昔 （把第三張分單拿在手上）襄翁，我在你府上前前後後，也有二十幾年了，我總是一心一意替襄翁辦事，我對襄翁好像是我的老師，我的長輩。我的一番愚忠，襄翁不是不知道的。我看這件事情……

襄 一言既出，駢馬難追。

昔 此馬不追，後悔無及。我昔亭願以死諫。襄翁一時盛怒，感情用事，我昔亭也不能不冒失言之罪，來阻擋襄翁。襄翁你仔細想一想，誰不願意拍襄翁的馬屁來取得襄翁的歡心，有幾個肯忠心

耿耿跟襄翁說真情實話說得天花亂墜的，不一定心口相符，忠實老誠的人不一定無情無義。襄翁，你把這一份家私暫時保留一下，等過了幾天再作計較。我昔亭願以身家性命來担保，三小姐不是個不孝的女兒，而大小姐二小姐的孝心，不見得一定比三小姐強。

今 老頭兒，我們的家事，要你多管幹什麼？

襄 昔亭，不准你再多嘴，你到底替我辦不辦？

昔 襄翁，你怎麼可以這樣糊塗，我不顧老性命的跟你爭，無非爲的是你呀，我求你想想。

今 喂，你倒底辦不辦？主人吩咐你的話，你好不聽麼？來，你不辦我有現成的人辦，拿過來，（一手搶了過來）皮秘書！

皮 在。

今 你拿去馬上分一分，分得要公公允允。

皮 是，是一定遵命。（他接了走到旁邊桌上，去辦，大二兩女兒跟了去，三人交頭接耳爭了好一會）

昔 襄翁，襄翁，你千不聽，萬不聽，聽我今天一句話，我就是馬上撞死在你面前，我也甘心。

襄 你替我滾。

昔 襄翁，我做了你二十幾年的幕府，我那一件不是忠心爲你，你考慮考慮，不要太鹵莽了，三小姐是最孝老人家的，你不能聽一面之言，憑一時的感情用事，把她趕出門去，一點也不顧呀。况且

她還是個姑娘，叫她往那兒去！

裏 向她求親的人不是很多麼？誰要她誰帶她走。陪嫁一個綳兒也不給。現在趁親戚朋友都在這裏，誰向她提過親的，誰站出來說話。

戚甲 裏翁，我代三小姐說過媒，說的是張百萬家的大公子，張大少，今天好像也來這兒道喜聽戲的。因為他聽說這兒有好堂會，有好堂會他一定到。他人在這兒麼？在張大少，請出來見過黎老伯。（張大少從人叢中走出，他穿着筆挺的西裝，口啣雪茄，油腔滑調的向裏翁鞠了一躬。）

戚甲 我來介紹，這位就是張大少，他在外洋留過三年的大學，做過官，也經過商，他因為家裏有錢，所以對於職業純粹是玩票性質，他是交際場中的名家，女人堆裏的紅人。

裏 很好，很好，你既然看中了我女兒，那麼我就先問你，現在她家產是沒有了，你要不要她？

張 裏老先生，我並不是貪財，因為我有的是家產，不過一個女子，家產就是她的身份。所以我請求老先生把她應得的一份家產分給她。

裏 我從前喜歡她，照她的身份我應該再多給她點家產，可是現在她的身價大跌特跌，跌得只剩了她本人一個身體，並且這個本人在我只有恨沒有愛，你喜歡她，帶她去，我不願意再看見她。這樣，我就不知道怎麼回答了！

張 我不能給你許多猶豫的時間，她已經不是我的女兒，她多站在我家裏一刻，多使我生一分氣，

我現在替她擇配，無非是她活下去的麻煩交給別人去擔當。你要她還是不要她？

張 襄老先生，請你原諒，在這種情形之下，我不知道怎麼決定才好。

昔 襄翁，我實在耐不住，又不能不說話了，襄翁不認她女兒，但她究竟是個體面的姑娘，沒有什麼大逆不道的罪名，何必拿她當作不值錢的東西，在大衆面前拍賣呢。

襄 你還要多說話，我就更恨她。我恨不得打死你。（伸拳欲擊，親戚勸住）還有誰要她，趕快站出來說話。

（章純規站出）

章 襄老先生，你大概還認識我，家父禮孟公也是襄老先生的知己朋友，令媛三小姐與我也有一面之緣，我也曾經託過殷老先生來說過親，我是學園藝的，最近辦了一個農場。

襄 唔，我認得你，你令尊真是我的好朋友，好像你在什麼大學當過教授？

章 是的，我從美國回來之後，就在青島大學擔任園藝學教授，現在大學關了門，就在本鄉辦了一個農場。

襄 唔，我記起來了，你小時候我還教過你古文。好孩子，（拍他的肩）已經長得這麼大了，你要娶我的三女兒麼？好孩子不要弄錯了，你知道我恨她，我已經把她逐出家門，她這樣不肖的子孫，真替我們黎家丟盡了臉，孩子，你應該娶一個賢德的姑娘。

章 襄老先生，我放胆問一句話，我知道三小姐原先本是襄老先生最寵愛的一個女兒。老先生老是稱讚她好，說她最賢慧，最親愛，說她是你老人家晚年的安慰。我真不懂爲什麼一霎那之間，使你做父親的從極愛到了極恨，那必然是她犯了什麼滔天大罪，不過我總不大相信，她這樣小小年紀會犯上這樣不可饒赦的罪孽。

梅 爸爸，我請求你原諒我，要是因爲我不會說假話，說言不由衷的話而失去了您老人家的寵愛，我希望爸爸明瞭我女兒並沒有犯過什麼罪，做過什麼不名譽的事，有過什麼不守婦道的行爲，或是什麼敗壞家聲的壞事。要是爸爸僅不過爲了我不會說話，不會說甜言蜜語，口是心非的話，那在我不但不得覺得懊悔羞恥，並且覺得光榮驕傲（上句說得響亮，下句說得懊喪。）我唯一的不幸就是因此而失去了爸爸的歡心。

襄 你惹我生氣，所以我情願沒有生你這個不肖的孩子。

章 要是襄老先生僅爲了這點不會說話的缺陷——這不是缺陷，這純粹是善良的本性罷了，我覺得襄老先生未免操之過急，張先生，你我都是向三小姐求親來的，當然我們不知道三小姐心裏如何，不過你在先，我在後，我應當讓你有優先權。張先生，愛情而講條件就不能算是真愛情，你要娶的是三小姐，不是三小姐的家產。況且，你有的是家產，何必貪多不足呢？你的門第資格都比我強，所以我先讓你自己挑選。

張 謝謝你的好意。襄老先生，你要是肯把三小姐應得的家私分給她，我就立刻答應娶她。

襄 沒有，我早就發過誓，沒有。

張 那末，襄老先生，我很可惜——

襄 可惜什麼？

張 可惜三小姐不但失去了一個好父親，並且還失去了我這麼一個好丈夫！

襄 你替我滾！

(張大少下，戚甲隨下)

襄 還有你，你要她的人，還是要她的財產？

章 老伯，愈是窮，愈顯得本身的富有，愈是孤獨，愈是給人家遺棄，愈顯得尊貴。愈是給人家瞧不起，

愈是可愛。我這個窮苦的自食其力的農夫，要是老伯不嫌棄我的話，我願意娶她。老伯，你答應

我這頭親事麼？

襄 趕出了的女兒，就是潑出了的水，只要她答應，我不管！

(荷珍，桂珍，今虎，望騰，一直在旁邊桌上爭論着，不過沒有聲音，現在爭吵擴大了，桂珍和荷珍望騰對立，桂

珍辯不過他們，哭起來了)

桂 爸爸，大姐跟姐夫欺侮我，把壞的全給了我，好的他們都拿去了。

裏 她是大姐，你應該讓她一點，我氣還氣不過來，你們這種小事吵什麼呢？

皮 裏老伯，我是秉公辦理，請老伯過目。

桂 你這勢利的小人，欺我丈夫沒有用，你姓皮的，小心我揭穿你的秘密。

皮 二小姐，天理良心，你千萬不要弄錯我的意思。

桂 你不是向三妹求過婚的麼？爸爸，把三妹嫁給他。（指皮望騰）

荷 三妹的婚事有三妹自己決定，用不着你費心，爸爸，不要理他。

桂 望騰，你怎麼不提了呢？機會來了，提呀。

皮 不瞞二小姐說：我是失敗者，不必再自討沒趣，況且……

桂 況且，她沒有了家產，你也不想提了，不要臉的東西。

皮 二小姐，我回頭跟你解釋，要是分三小姐的產業分得不公允，我情願天誅地滅。（低聲說話）回

頭我再跟你詳細解釋。

桂 不要你解釋！

裏 好了，好了！你們去弄清楚了再來去！

（荷珍，桂珍，望騰，今虎又退到旁邊去）

章 三小姐，我不願意利用你這孤立無助的境遇，作一種投機式的要求，我希望三小姐有更充分

時間的考慮，我不妨以朋友的資格先作友情的幫助，你父親再三逼着你走，你萬一無處可去，我的家就是你暫時寄託的地方，我母親可以跟您住在一起，等你父親回心轉意……

襄 我沒有什麼回心轉意，我要她走，她非走不可，要是沒有人娶她，連親戚朋友家裏我也不准她去亂闖，丟盡我黎家的臉。

梅 章先生，我接受你的要求，我願意嫁給你。

章 三小姐，我聽了你接受我的話，真使我太高興了，不過我不能，我不應該利用這個機會，在你父親威逼之下，在你無處可去的時候，向你提出婚嫁的要求。三小姐，我可以幫助你，但我可以拿朋友的資格來幫助你。

梅 章先生，我心中早就選中了你啦，你千萬不必多心，我得罪了父親，蒙了個不肖的罪名，被逐出到街上去，你能不嫌棄我，反而加倍的愛我，如果這樣好人我丟棄了不嫁，難道我願意去嫁只知享受，只共安樂的人麼？還是去嫁只重勢利不要人格的畜牲麼？章先生，你帶我去，隨你帶我到什麼地方去，隨你要我做怎樣的苦工，我在你身旁，我的精神永遠是快樂的。

章 好極了，好極了，我今天是我有生以來最快樂的一天，因為我今天得到了世界上宇宙間希世的珍寶，生的勇氣，活的靈魂。

襄 (生氣地) 姓章的，你真的要娶她嗎？好，好，你們都替我滾，她不是我女兒，你也就不是我的女婿，

你們兩個全替我滾出去。

昔 襄翁，不知趣的人又要插嘴了。三小姐的親事算定了，襄翁也該看在章家少爺的臉上，饒恕你的女兒一次。

襄 又是你，你不激動我的火氣，你一定不肯停嘴的好，我斷定你串通我三女兒和那個小子姓章的來算計我。你要我說出的話不算數。你欺我老了，不中用了，硬干涉我應有的威權。這不是官府的公事，這是我家裏的私事，用不着你瞎出主意，我現在就辭退你，要是我還欠你薪俸，你馬上到我賬房裏去算清了，拿了走路，你現在就替我滾，滾，滾！

昔 襄翁，犯不着發那麼大的火，你現在已經把我辭了，很好，我更可以站在客人的地位說幾句公道話。襄翁，你一生作事吃虧，就在火氣太大，感情用事，從前你有權有勢，誰都肯避讓你三分，現在你老了，你把家產分光，你把最愛你的女兒趕走，你以後的日子只怕就沒有從前的如意了。你呪我，你呪我吃苦，你呪我不得好死！你是我什麼冤家，你要這樣恨毒，我現在才真的動火了，我非親手打你不可。（衝過去一詭身光，昔亭不還手。）

昔 這記耳光現在打在我的臉上，說不定將來會打在你自己的臉上。愛你的女兒走了，忠心的朋友走了，誰來安慰你，照顧你！

襄 誰有功夫跟你嘈囉。喂，剛才第二份家私分好了沒有？今虎，以誠，荷珍，桂珍，你們都跟我到庫房

裏來辦手續，殷老先生，張老先生，勞駕勞駕，一起去走一趟做個見證。

(他第一個由後門下，餘跟着下，只留下昔亭，梅珍，章純規，莊以誠，荷珍和桂珍。)

昔 (追上) 裏翁，裏翁！(追出去下)

桂 以誠，你爲什麼不去？

誠 岳父大人在發瘋了，糊塗一至於此，真是萬想不到。

桂 要你多嘴！替我去！

(以誠只好下去)

荷 (回過身來) 三妹，我很替你難過，今天會惹爸爸生這麼大的氣，這樣一來你不是太吃虧了麼？

桂 (也回身過來，過來拉三小姐) 三妹，你何苦不說話婉轉一點呢？他老人家的脾氣難道你還不知

道麼？只要騙騙他，又何必跟他倔強呢？

梅 (冷笑) 謝謝你們的好意，不知道兩位是同情我呢，還是譏笑我？要是同情我，就應該剛才替妹

說幾句話，勸勸我糊塗的爸爸。要是譏笑我呢？我們總算是姊妹，怎麼一點手足的情份都沒

有，這種假慈悲，我不敢接受。

荷 三妹，你說話怎麼老喜歡有刺的，叫我怎麼跟你說話呢？

梅 這種言不由衷的話本來可以少說。

桂 大姐去吧，跟三妹說說話總要說出一場氣來，我們去吧。爸不認她是女兒，她也不當我們是姊妹，我們還要敷衍她幹什麼呢？走走！

梅 二姐，你也不必說這話來氣我，我本來對兩位姐姐的行動思想不大滿意，不過對兩位還始終保持着姊妹們應有的情份，今天我才看透了你們啦，爸爸那末樣誤會我，你們站在旁邊一句話也不說，請問你們兩位是什麼存心？只怕你們看了我跟爸爸鬧翻了，心裏還樂着呢，你們可以平分我的家產了。

荷 三妹，你簡直在冤枉好人。

桂 三妹，你胡說八道。

梅 你們自己問問良心，我冤枉了你們沒有？（她說一句進一步她們退後一步）我看到你們心裏頭去，我猜透了你們的壞心思，你們說上許多花言巧語，無非要騙得爸爸喜歡多給你們一點家私。後來看見爸爸跟我翻了臉，你們心裏暗暗喜歡，可以平分我的家產。後來爸爸果真提了出來，你們兩個就爭着搶着哭着笑着鬧得多丟臉，最後還要假猩猩假慈悲，貓哭老鼠，譏笑我，老實告訴你，我受你們兩個人的氣受得夠了，去你們的，我不希罕你們這兩個比仇人還兇的姐姐，比毒蛇還心恨的同胞。

桂 喔，三妹，你這樣說話算是有手足之情麼？我勸三妹不要老是鬧這樣的脾氣，吃虧的恐怕還

是你自己。

荷 我們難道怕你嗎？論年紀我們究竟比你長，你連尊長的規矩都沒有了麼？論身份我們都是已經有了丈夫的太太，你還是個毛頭小姑娘，說話這樣沒有分寸，豈有此理！

桂 三妹，你也應該替你日後想想，爸爸把家產分給了我們，我們在這地方可以算得數一數二的有錢人家了，三妹，你兩手空空的出去，章先生我們也知道不是個富有之家，假使你有什麼三長兩短週轉不靈的時候，我們念在手足之情，只要你開口借轉借轉是不成問題的，何必跟我們反臉呢？

梅 我就窮到討飯，也不會討到你的門上來。

章 好啦，好啦，無論怎樣你們總是親姊妹。三小姐，我很感謝這兩位姐姐，感謝今天這一鬧，不然說不定我也不會有福氣娶到三小姐，在三小姐呢，只要認爲我還可以信託，還可以作終身的伴侶，那末一切的一切，所謂塞翁失馬，安知非福。三小姐你說我的話對不對？

梅 (才笑出來) 你的話一點不錯，我只要能夠嫁給你，什麼都不放在我心上。

章 那麼你就跟她們拉拉手，和和氣氣的跟她們告別吧。

梅 大姐姐，請原諒我。

荷 前倨而後恭，這又何苦呢？

梅 二姐姐，我們再會吧。

桂 我本來沒有跟你生氣呀！（拉手）

梅 兩位姐姐，我們現在分手了，我們走上完全不同的路，所以一定愈走愈遠，不知道那一天再能相見，我今天不會爲失去家產而生氣，因爲我得到的代替比家產要貴重幾千倍幾萬倍。我所戀戀不捨的也不是這個家。因爲這個家自從媽死了之後，已經失去了暖和的空氣。我所鬱鬱不樂的就是爸今天對我的生氣，我所依依不捨的就是爸以後的生活，他不會願意再到我那兒去，我也不敢邀他去，所以一切只好拜託兩位姐姐好好的照護他。寒暖飲食希望兩位姐姐親自看顧他。我這一去之後，真是個不肖的女兒，不曉得什麼時候再能侍候他老人家。所以我臨走只好重重的託付兩位姐姐了。

荷 我們自然知道，不勞你諄諄勸教。

桂 大姐！

梅 我們從此別了，我們姊妹感情雖然不好，但是十幾年的相處多少總有點依依不捨的！

荷 我倒不覺得什麼！

梅 我是被逐出了家門，爸爸以後的生活雖然託付了兩位姐姐，我心裏總是萬分的不放心，大姐，二姐，你們一切都記恨我，我決不計較，要是你虧待了我父親，我是要跟你們拚命的，要是你們

欺侮他年老，要是你們欺侮他糊塗，我是不答應的，要是我知道了，我要來跟你們算賬，一絲一毫，我也不願意放鬆，就是我不幸死了，我做了鬼，也要跟在你們後頭，附在你們身上來苦你們，來替爸爸報讎！

桂 我們又沒有說不肯呀！三妹，你不要那樣興奮，我們再見吧。

荷 二妹，我們走吧！

梅 那麼爸爸的飲食衣着和日常需要我全部交託給你們啦，再見。（荷珍桂珍下，梅轉向章）

梅 章先生……

章 你不用叫我章先生，你叫我純規就得了。我以後叫你梅珍，可以不可以？

梅 當然可以，純規，家父家姐對我如此不諒解，你不會瞧不起我嗎？

章 不，絕對不，我雖然只見過你一次面，但是你的行爲，你的性情，我打聽得非常清楚，我一向是最崇拜你的一個。我家裏並不像張大少家裏那麼有錢有勢。我除了學了一點園藝的本領之外，什麼可以誇耀的東西都沒有，三小姐會瞧不起我麼？

梅 不，一點也不，家產本來是害人的東西，不長進的子弟十個倒有九個因爲是家裏太有錢的緣故，我們只要能夠生活，其他的精力應該全用在社會事業上去！

章 對極了，想不到你生長在富貴的家庭裏頭，倒有這樣前進的思想。我們依照外國規矩給你套

上一個戒指，就算訂婚了，好不好？

（聽見內門裏拍桌吵鬧的聲音，裏尊提高了喉嚨罵人，不一會昔亭垂頭喪氣上）

昔 三小姐，章先生，你們還沒有走，唉！你父親的苦日子就在眼前了。他今天簡直是瘋了。我跟他爭了好幾次，他不但聽，還要說串通了三小姐算計他，把我辭歇了不算，還要我今天就走。可是三小姐何不也接受他老人家一點家產，替他老人家也保守一點家產。

梅 爸爸嘴裏恨我，心裏還是疼我。我既說不要，就一點也不能要。如果現在再接受他老人家的賞賜，反而顯得剛才才是虛偽，我不是跟大姐二姐一樣了麼？況且爸爸最恨的是虛偽。

昔 也可以說老太爺最喜歡虛偽！

梅 他自己可從來不虛偽。賈老先生，我非常感激你。這麼許多親戚朋友就只有你替我爭了幾句。現在我已經被趕出家門，賈老先生又被辭了，將來還有誰侍候爸爸呢？

昔 我也爲這樁事情發愁，大小姐二小姐的性情我知道得最清楚。現在家產拿到了手，還有什麼父女的情份，兩位女婿，一個太兇暴，那兒懂得翁婿的尊卑關係，一個太軟弱，什麼事都怕出頭。那怎麼辦呢？那怎麼辦呢？我們又得馬上就走。賈老先生，你是最有主意的人。

昔 你是不能不走的，不走事情更壞。我好在沒有家產之累，年紀也老了，也不求什麼功名。這件事你交給我吧，我總想法子不離開你父親。三小姐你放心，我這條老命就是爲了你父親犧牲了。

也是甘心情願的。

梅 但是，他把你辭歇了，你怎麼能夠再待在這兒呢？

昔 這個我臨機應變，讓我慢慢的想辦法。

梅 賈老先生請你受我一拜，一切拜託賈老先生啦，隨時請你把家父的生活情況告訴我，讓我也可以放心。如果萬一有什麼事情，你得立刻通知我，我馬上飛也要飛了來。

昔 三小姐，請放心。老太爺來了，我先走了。（昔亭先下）

章 梅珍，我把這個戒子給你套上，好不好？

梅 訂婚一定要戒指麼？

章 那末你答應了！

（襄尊挾了一個手飾箱上）

襄 梅珍！

章 老伯。

襄 你先到外面去，我要和梅珍說幾句話。

章 是。

襄 回來。（伸手向章取戒指，章交戒子而下）

梅 爸爸。

裏 不要叫我爸爸！

梅 爸爸。

裏 你這糊塗的孩子，你可以不孝你的爸爸，爸爸就能不疼你麼？你可以不要我這爸爸，爸爸就能不要你麼？你母親死得早，那時你只有兩歲，我養了你十八年，養到你現在二十歲了，我要你說一句好聽的話，你想想，你剛才跟我說什麼？你心頭不願意的話，你說不出來，什麼話？你說得出來？我再沒有脾氣，我也得冒火呀！可是你的脾氣比我還大。你真的要走了，你真的不要你的爸爸了，你捨得你爸爸麼？再說一遍！

梅 (哭倒在裏尊的膝上) 我捨不得爸爸！

裏 好！只要你捨不得爸爸就好了！現在我的家產分光了，這房子也歸你大姐了；我留給你的產業也已經給你的大姐夫和二姐夫了，我的話已經說出了口，事情已經辦定了。我現在沒有財產留給你，這兒有一個小盒子，裏面是你母親的首飾，我就給了你。還有，那章純規此人不錯，我看得中，你要是願意，你就跟他結婚。這是他的戒指，這是你母親的首飾，你都拿去。(梅只取戒子不取盒子) 你不要這個麼？

梅 我不要。

裏 這個你都不要！

梅 我不要什麼首飾。

裏 你剛才穿的什麼衣服帶的什麼首飾呀！

梅 那是因為爸爸生日！

裏 你這樣不順從我，你管我什麼生日不生日，你要是真的孝順我，你就趕快拿去，拿去！

梅 爸爸，我實在不要，爸爸，您這個自己留着罷。

裏 我留着有什麼用？

梅 爸爸，您的財產都分光了，您的三個女兒都出嫁了，一個也沒有了。您現在所有的恐怕只有母親留下的這個小盒子了。所以我說，爸爸還不如您自己留下罷。

裏 我留牠幹什麼？

梅 您留着可以紀念母親。等二位姐姐不養您的時候，您還可以變賣變賣度您的天年！

裏 放屁！你就看死了，你這兩個姐姐，你就看死了，我這樣不成才要變賣你母親的首飾來吃飯，你簡直不是我的女兒，你給我滾！

（荷珍桂珍今虎和親戚甲乙上）

荷 啊呀，又吵什麼呀？

襄 你這不孝的孩子簡直要天打雷劈！

荷 你太不會說話了，三妹，你又惹爸爸生氣。

襄 叫她立刻給我走！梅珍，你不要後悔！

梅 爸爸，我不後悔，可是爸爸也不要後悔！

桂 三妹，你這話是怎麼講的呢？你知道吃虧的還是你！

梅 我知道吃虧的是我！爸爸把我趕了出去，可是我所捨不得的，不是這個家。

襄 難道你還捨不得我？

梅 大姐，二姐，我要走了！（與章下）

荷 三妹，你真的要走了？

襄 不要攔她！

荷 爸爸！這是什麼？

襄 這是我的圖章好啦，現在手續已經辦妥，我也放了一條心，今天什麼事兒都很高興，就是不孝的梅珍跟瞎麻煩的昔亭，使我生了半天氣。現在都走了麼？也好，走了也好，讓我眼前清淨一下。

我也累了，也該休息休息啦。般老先生，你看我這個屋子怎麼樣？
好，好，多精緻，多古雅，多舒服。

襄 這些古董字畫是我幾十年收集下來的最精粹的東西，我要休息，我要辦一點事，轉一點念頭，都上這屋子來。我到死也離不了這屋子。

今 我也喜歡這個屋子，我預備把這間屋子做我的辦公室。

襄 什麼？你的辦公室，叫我上那兒去休息？

今 我決定後進的幾間屋子讓給你住，這間我自己要用。老皮！

皮 喳！

今 你去對我的庶務說，我們的辦公處明天要搬到這兒來。這已經是我的屋子了，還有，這間屋子是我的辦公室，把我的大書桌搬進來。原來的古董字畫都不許動！

襄 不許動？

今 還有，你把全屋子的傭人都叫到外面走廊上聽我訓話。

皮 喳！

今 下去。（皮下）

襄 什麼？什麼造反了麼？把我趕到後進去？

今 請你不要誤會，現在這所房子是我的了，我當然有權支配。

皮 （又上）傭人都在外面等局長。

[42]

今知道了。(大踏步走出)
襄 怎麼? 怎麼?
(踉踉跄跄坐入椅內)

—幕—

第二幕

時間 與第一幕相隔一月。

佈景 同前。不過因已改爲局長辦公室，多添了幾張顏色極不調和的書桌和書櫃。壽幛壽軸都已經除掉。

幕啓：荷珍坐在沙發上，金順站在旁邊。

荷 你說是老太爺打你罵你。

順 是。

荷 他爲什麼要打你罵你？

順 已經不止一次了。他天天請了很多人來喝酒下棋，一會兒要怎樣，一會兒要那樣，些少慢了一

點兒，他就要生氣罵人。昨天她跟般老爺下棋，下到晚上十點鐘，忽然想喝酒，叫我到廚房裏去拿酒菜。我說，大小姐關照，晚上八點鐘以後就不准再叫廚子燒菜熱酒，他就瞪着眼睛吹鬚子，嚷着說：「我老太爺要，誰敢說個不字！」我說大小姐吩咐我們才能辦，他就打了我一下耳括子。

荷 他老是這種脾氣，我怎麼能讓他住下去，不過也太委曲了你啦。

順 大小姐，說那兒話，我們當奴才的就是辛苦了一點或是受了點委曲，只要大小姐明白我們，我們也甘心情願。

荷 本來這個苦差司不該叫你去當，不過我把他的傭人一個一個打發走了，只有你我信託得了。老頭子跟我們同住還不到一個月，實在鬧得太不成樣子了，天天有許多客人來，喝酒，做詩，唱崑曲，下圍棋，鬧到深更半夜，還是唱的唱，笑的笑，簡直好像沒有我這當家人一樣。

順 好在大小姐已經把他的傭人今天早上都打發掉了，他呼喚不靈，自然會安靜一點。

荷 他今天從殷家回來，覺得他的手下人全不在，一定會找我，你就說我病了沒功夫見他是！

荷 他叫你做這樣做那樣，你就假裝癡呆，不去理他，要是他責怪你，有我呢。

順 大小姐，我懂，我懂。

荷 你關照前前後後的傭人都用假癡假呆的態度來對他，要是他不樂意，那麼讓他到我二妹那裏去住好啦，好在我二妹跟我一條心，他也決不會有什麼便宜，剛才我吩咐你的話記得麼？

順 記得，記得。

荷 對待他的客人也是一樣。讓他們少一點興緻上我們家裏來討厭。

順 已經有許多朋友不大上這兒來了。

荷 很好，回頭要是他真的到二妹家去，我還有事要差你去做呢。

順 是，請大小姐吩咐就是了。大小姐，老爺手下預備不預備再替他僱傭人？

荷 我還沒打定主意。

順 我看要雇就雇個老頭兒服侍他，大小姐看好不好？

荷 那也好，回頭荐頭行要荐很多人來，你就叫老爺自己挑。

順 是，是。（恭恭敬敬送她到門口替她開門。他受寵若驚，得意忘形，在室內整理一番。皮望騰拿着一封信上，他專心看信，竟不知道室內有人，他看得非常得意，金順偷偷的走過去，偷看他的信，一把搶了過來，逃走。）

順 哼，又是二小姐的信，我去告訴大小姐去，證據在我手裏。

皮 （嚇了一跳）金順，你不要開玩笑，還給我，還給我！

順 你先說，是不是二小姐寫來的？

皮 金順，我還瞞得了你麼？是二小姐寫來的，還我，還我。

順 你真是好本領。一箭雙雕，兩頭兒掉搶花，虧你的！不過大小姐待你怎麼好，你背地裏還要跟二

小姐來往，不是太對不起大小姐麼？

皮 老金，現在這個世界上做人，不能不兩頭兒都要討好，這樣要是一頭倒了，那一頭還不至於完全落空，這是當今時髦人的通行辦法，也是我的戀愛經，現在我告訴了你，你還我。

順 還有，她寫信來什麼事？你說出來我再還你。

皮 好壞東西，這個我怎麼能講呢？

順 你不講也好，我去請大小姐唸給我聽。再見。

皮 老金，玩笑不要鬧得太大了，慢慢，讓我講給你聽。

順 那麼快講。

皮 你過來。二小姐吃醋呀。

順 她吃醋？

皮 自從老頭子分家，我當了這兒大姑爺的秘書以後，我一直沒有功夫去找二小姐，她於是心裏

就大大的不高興，罵了我一頓。

順 就是這麼幾句話麼？

皮 還有，叫我抽空去一趟。

順 老皮，你真是桃花運高照，不要忘了我呀！

皮 誰說忘了你。

順 好，老皮，你近來發了財了，不挑挑小兄弟麼？

皮 你這壞蛋真會利用機會。（摸錢）你要多少？

順 隨便大爺開銷就是了。

皮 拿五十塊錢去吧，把信還我。（順接錢還信）把我嚇得一身冷汗，現在要治你一治啦。（他走過去拉住金順的耳朵）你這混蛋，一點規矩都不懂，我是堂堂局長的秘書，你是下人，你下次再敢不敢？

順 下次不敢了。

皮 （踢他一脚）替我滾出去。

順 （被踢到門口怒）老皮，何必那麼神氣，從前你我還不是一樣麼？你窮的時候，我還借給你錢呢。

皮 你還要胡說。（走過去，金順早逃下）

（囊尊穿着破舊袍子氣匆匆從外面進來）

囊 怎麼會事？怎麼會事？我出去了一天，把我屋子裏的傭人都打發走了，這是怎麼會事？

皮 老伯，這叫我怎麼會知道？

囊 你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誰也不知道。那麼那一個知道這屋子裏的人好像死光了，誰也找不到。那麼大小姐上那兒去了？

皮 這個我也不知道。（向外走）

囊 什麼混蛋，混賬東西。（皮已下）

（金順上，假裝不見，穿過屋去，預備下）

裏 喂，混眼東西，你上那兒去？

順 噢，老爺回來了，小的沒有看見。

裏 你瞎了眼麼？我回來了好半天，連半個服侍的人也沒有。倒底玩的什麼把戲？

順 我們當下人的忙都忙不過來，誰有功夫跟老爺玩把戲？

裏 那麼我的傭人都上那兒去了？老李，阿四，黃媽都上那兒去了？回來了這麼半天，連臉都沒有洗

過一個，茶也沒有喝一口，倒底怎麼啦？

順 倒底怎麼啦，（上句學他的口氣）小的不知道，不過老李，阿四，黃媽好像今天早上都向大小姐要

了工錢走啦。

裏 走啦，那末誰服侍我？

順 這個請老爺最好問大小姐，小的不很清楚。

裏 大小姐，大小姐，什麼事都推大小姐。你去把大小姐叫來。

順 大小姐剛才吩咐過，她今天身體不大舒服，不見客。

裏 什麼，不見客？難道我也不見麼？

順 幸而小的機警，問過她了，我對大小姐說，老爺昨天找大小姐找了好幾次沒有找到，要是他老人家今天要找大小姐，小的怎麼回答呢？大小姐說，我病了不見，所以老爺，小的剛才回：大小姐

病了不見對不起，我還有事。（向外門走出）

襄 站住，站住，我還有話！（金順已出門）混蛋簡直不成一個家，女兒不見父親，天下有這種事麼？我自己去找。（下）

（半擱，外門開，今虎與望騰上，今虎倦容滿面，進來就坐在書桌前，伸懶腰，抽雪茄，望騰必恭必謹站在旁邊，手裏拿着一疊文書）

今 我兩天沒上辦公室，有什麼要緊事麼？

皮 局長累了麼？昨天晚上十六圈還是三十二圈？

今 當然三十二圈，十六圈怎麼能夠過癮，營長的牌，真打得壞透了，昨天晚上輸了三萬六。

皮 那麼誰贏的呢？

今 還不是那個外國先生。

皮 他怎麼會贏呢？

今 這個你還不明白，還不是我們三個人有意挑他的嘍？

皮 噢，哈哈，哈哈。

（兩人相對笑）

今 （突然停笑）這是局長辦公室，放尊重一點！

皮 噎！(突然嚴肅)

今 報告公事。

皮 噎！省裏來電報，要你親自去一趟。

今 真麻煩，難道省裏還不相信麼？你回電說，我地方上事情太忙，走不開。
皮 是！

今 還有什麼別的公事麼？

皮 公事沒有什麼了。

今 就這麼一件？

皮 就這麼一件。

今 那末今晚又可以打牌了。

皮 我想向局長告一天假，回家去走一走。

今 (忽然想起)真的回家去？

皮 當然真的。

今 好，快些回來，(打呵)你叫他們把燈點起來，我要抽上幾口。
皮 是！來人哪，(金順上)金順，你關照後面把燈點起來。(金順下)

今 (起立，向外走) 唔，老皮，你小心一點，外面許多人說你壞話。

皮 (驚) 壞話？

今 他們說你剝削敲詐欺侮地方上人。

皮 噢，這個。沒有的事，也許我做事太認真一點，有人故意造謠言中傷我的。

今 (又走幾步，回身) 還有一樁事情，小心我要抽你的筋，剝你的皮。要是你再跟我老婆眉來眼去，

小心你的腦袋！

皮 局長，這又是誰造的謠言，叫我怎麼擔當得起，真是笑話。

今 哼！(下，但皮望騰嚇得老摸自己的腦袋)

皮 喔，嚇死我啦！(拿了帽子預備出門)

(荷珍與金順上，金順手裏拿着一張單紙)

荷 (看見皮要出門) 你上那兒去。

皮 局長有件公事要我親自去辦一辦？

荷 恐怕又是騙人。

皮 我幾時騙過大小姐？

荷 什麼時候回來？

皮 來得及今天，來不及明天。

荷 早點回來呀！（皮望騰匆匆下）

荷 金順，就把這十五個先用了再說。誰該在那兒侍候，誰該在那兒做事，你都出去吩咐一下，其餘的叫他們走吧，你叫荐頭行老闆到賬房裏去領送錢和賞錢。

順 是，大小姐，剛才不是要找個老頭兒服侍老爺嗎？老頭兒倒有一個，看樣子還老實，他工錢不在乎，只要有口飯吃，並且他願意服侍老爺。

荷 工錢不要，用用也好，你去叫他上來看看。

（金順下，立即帶賈昔亭上，他現在喬裝鄉下老，有意彎腰曲背，顯得老些。他的聲音態度也改變了，態度比從前輕鬆隨便）

順 大小姐，就是他。

荷 唔，你年紀太老了，怎麼能做當差的？

昔 大小姐，聽說這兒有位老爺，我情願服侍老爺。老年人服侍老年人，是最好的，並且你不要以為我年紀老，我的氣力不小呢，我小時候練過拳。

荷 你不要工錢？

昔 工錢我不在乎，只要大小姐賞一口飯給我吃就成了。

荷 好，試試看吧。金順，你帶他去見老爺。

順 是。回大小姐，您在上海買的汽車，已經送到了，聽說上海運到這兒來很麻煩，因為汽車在上海已經受統制，不准出口。後來用了局裏的公函，才裝上了船，沿途許多關口，又費了許多唇舌，才運到這兒。

荷 真的麼？那我馬上要去看。

順 好，我陪大小姐去，老頭兒，你在這兒待一會兒。

（荷珍與金順下，昔亭才挺起身來，恢復他從前的態度）

昔 想不到離開了不到一月，連屋子都變得不認識了。（襄尊怒氣匆匆從外面上）

襄 豈有此理，豈有此理！全屋子的傭人都好像不認得我是老爺，問起來，不是說不曉得，就是理也不理，這成個什麼家？

（氣坐在坑榻上，昔亭彎腰曲背走前去）

昔 老爺。

襄 你是誰？

昔 老爺，我是來服侍老爺的。

襄 你這麼大年紀，怎麼來服侍我？

昔 老爺，不要看輕老年人，老年人的心倒是挺忠厚的，頂誠懇的。世故人情看得多，主意拿得穩，不多說話，不闖禍，不貪吃，不貪穿，也不貪主人的錢財，沒有野心，不圖安樂，也就誰也不怕。

襄 你是誰呀？

昔 我是個誠實窮苦的鄉下老頭兒，叫阿亭？

襄 你爲何不去侍候大小姐，倒來侍候我？

昔 我最欽佩老爺，聽說老爺從前是個了不起的大人物。我現在看老爺的相，依然是一股威嚴的主人相。

襄 你能做什麼事？

昔 老爺喝茶吃飯，我可以替老爺端茶添飯；老爺無聊的時候，我可以跟老爺談談說說。老爺憂愁的時候，我可以說個笑話，替老爺解解悶兒。老爺有什麼話要傳，有什麼事要辦，我可以跑跑腿兒。

襄 很好很好，我正少這樣一個老伴兒，你多大年紀了？

昔 我的年紀說大不大，但還不至於再鬧戀愛糾紛，說老不老，但還不至於龍鍾到無用。

襄 (有點笑容) 老頭兒會說笑話，好好，哈哈，我一個月來第一次笑這末一聲。大小姐答應你來服侍我麼？

昔 大小姐答應了。
 襄 好，我就用你！

（金順志高氣傲的走進，頭抬得很高，大概爲了汽車事，又得了大小姐特殊賞識）

襄 喂，大小姐究竟在那兒。（金順不理，直向另一門走去。）混蛋，我問你聽見沒有（他不聽見）

順 （但他自己想到一事，轉過身來）老爺，大小姐現在派他來服侍你，你以後有事找他就得啦。我大小姐的事都忙不過來。（轉身欲走）

襄 （氣極用諷刺的口吻）喂，老太爺，請你回來。我有一句話問你，我是誰呀？

順 你麼？你是我們局長的老丈人？

襄 （氣得發抖）我是你局長的老丈人？你這混蛋，王八蛋，奴才，畜牲。

順 老爺，對不起得很，我全不是。

襄 你敢回我的嘴，你敢正眼看我，我要打死你！（但他氣得直發抖，手也伸不出去，脚也跑不動，直楞，金順

更得意忘形，頭抬得高高的，昔亭偷偷過去，用脚在他的足踝上一勾，用手在他腰上輕輕一推，金順冷不防，向

前撲了一交）

昔 對不起，那麼大的架子，這末輕輕一碰就翻倒了。來，來，我來撿你。（金順知道不妙沒等來撿，就一溜烟走了）

襄 (無可如何的出氣，一時也就興奮起來) 好好，你打得他好。啊，你真好，你出了我一個月的悶氣，我謝謝你，我謝謝你！

昔 老爺，你以後不用再愁再生氣了。要是老爺實在太生氣了，我來唱個老調兒講一個有趣的掌故，替老爺解解悶兒。

襄 好好，你替我倒杯茶來！(昔下)

(金順上，向門外說話)

順 大小姐，老爺在這兒，(向門內聲勢汹汹)大小姐來了，(荷珍生氣地上，非常的不高興)

襄 荷珍，我什麼地方都找過你啦，你上那兒去啦？這班混賬傭人都說不知道。荷珍，你坐下來，我正要好好跟你談一談。我手下幾個老傭人到那兒去啦？我外面回來了半天，連倒臉水的人都沒有，茶也沒法喝到一口，倒底怎麼啦？

荷 爸爸，我也有許多事情要跟你談呢。爸爸，你簡直鬧得太不成樣子了！

襄 我鬧得不成樣子？

荷 不一定是爸爸。倒是你的幾個什麼朋友和手下人鬧得實在太不像話了。爸爸，你得想一想，今虎現在是政府裏的紅人，局長辦公處又在這屋子裏，一個長官的尊嚴，一個衙門的派頭，你是知道的。現在怎麼樣？你天天請了那班無聊的朋友，唱崑曲的，搖頭擺尾的老學究，窮秀才，老學

人，成天在我們家裏進進出出，成個什麼體統？

襄 成個什麼體統？（氣上來了）

荷 這個還不算什麼……

襄 這個還不算什麼？你說，你說。

荷 你知道今虎近來大大的昇了官了，忌妒他和反對他的人可不少，要是混了一個奸細進來，那還了得？

襄 你說我的朋友裏面有奸細？

荷 不一定是你的朋友，說不定你的朋友的朋友跟那一面有關係，跟着你的朋友偷了進來，溜到這間屋子，對着今虎碰碰兩下。你想你叫我怎麼辦？

襄 你在我朋友裏面找到了這種奸細沒有？

荷 當然還沒有，有了那還得了麼？還有呢，他們在後面吹的吹，唱的唱，下棋的下棋，喝酒的喝酒，做詩的做詩，鬧到深更半夜，還不肯走。這還像個衙門麼？

襄 唔。（氣極了，但抑住不發）

荷 還有你的手下傭人！

襄 我的傭人怎麼樣？他們都跟我跟了有二三十年的。

荷 他們簡直不成話！

襄 又是不成話？

荷 第一，他們瞧不起我手下的傭人，仗着他們是老爺得寵的人，仗着自己這是這屋子裏的老傭人，眼睛放到頭頂上。譬如金順叫他們做什麼事，他們簡直理都不理。

襄 (怒視金順) 這個混蛋，他連我都不放在眼裏，那兒會瞧得起我的傭人荷珍，這個人你先替我開革掉。

荷 慢一點，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呢。

襄 你還有話好，你說下去。

荷 你手下的傭人也太多一點，一個人要六個傭人來侍候你！

襄 我從前做官的時候有五十多個聽差。

荷 當然嘍。現在爸已經不在做官了，傭人一多沒事做，他們就儘做壞事。

襄 做壞事，做的什麼壞事？

荷 譬如說，他們賭錢啦，打架啦，偷東西啦，搬弄是非啦，搗餅頭啦，吃醋啦……喔，說也說不完，這都

是我的手下人金順親眼看見的。

襄 金順，金順，混蛋傢伙，你還當他是人，我看見他就生氣，你替我叫他滾出去！

荷 爸爸，對我的傭人發脾氣，一點道理也沒有，金順，你是不是親眼看見的？

順 我不但親眼看見，並且親耳朵聽到，親鼻子聞到的。

襄 混蛋，你跟老子開玩笑，我非打你不可！（過去作勢要打，昔亭捧茶上）

荷 金順，你到外頭去關照，把新汽車的油加好，回頭說不定我還要用呢。還有，金順，上海寄來的兩包化妝品，替我送到樓上去，發票別丟了，回頭我自己還要點一點呢。

順 是（下）

荷 爸，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呢。總而言之，爸這種情形，我們再也容忍不下去，今虎也跟我說了好幾次，我總是念在父女的情感上，一切容忍——

襄 你容忍，真是好一個孝順的女兒！

荷 不過，近來愈鬧愈不成樣子，所以最初我把兩個最會鬧事的開革了，把最會做事，最能幹的金順調過來侍候你

襄 又是金順，金順，我情願沒有傭人，我不要他。

荷 那兒知道，昨天殷老先生請你吃飯，又留你住了一晚，他們更肆無忌憚，跟我的傭人大吵起來，他們簡直不把我放在眼裏，所以我今天早上把他們都打發走了。

襄 都打發走啦？那我怎麼辦？

荷 我替你找了這個老頭兒來侍候你。

荷 怎麼這麼老半天才拿茶來！下去！

昔是。(下)

襄 難道就這麼一個人麼？

荷 爸，你現在又不辦公事，要許多人幹什麼？我覺得一個人侍候一個人還嫌多呢。

襄 我天天有很多朋友來喝酒下棋，叫他一個人怎麼侍候得了？

荷 你關照這班朋友，叫他們少到我家裏來，爸，我不能不養，這班無聊東西，我可沒有什麼奉養的義務，要是他們再來，我就叫傭人說你不在家。爸，我不得不養。

襄 現在是要你來養我了！

荷 爸，你知道近來的生活程度一天比一天高，今虎雖然是昇了官，但開銷一天大一天，自從搬進這個屋子之後，屋子大，傭人多，開銷更不得了。所以昨天今虎跟我商量，想把爸的零用津貼從下個月起酌量減少一點。

襄 我的零用要減少？

荷 這實在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好在爸只要少跟朋友來往，老在家裏待着，吃的住的是公賬，實在也用不了多少錢。所以下個月起我們想給爸一半。

裏 一半，我沒有聽錯麼？

荷 一半，二百五十塊錢。

裏 給我二百五十塊錢，你倒沒有把牠全部減去？

荷 爸說笑話啦，難道我是一個這樣不孝的女兒麼？爸的零用連這一點點錢都不肯給麼？這不是說笑話嗎？

裏 唔，好孝順的女兒，還有什麼話麼？

荷 還有一件，不過不很重要。

裏 你索性說完了吧，說說。

荷 爸，你在這兒也很不方便……

裏 我不方便？

荷 你在這兒朋友多，開銷大，老實說，這二百五十塊錢，就是在外頭喝口茶吃吃點心，請請客，應酬應酬，用起來也不見得舒暢，所以我想請爸爸搬到西鄉老宅裏去住。

裏 要趕我到鄉下去住？討厭我？

荷 爸，您別誤會我的好意。並且，今虎昨天在說，他的局子要擴充，辦公的人恐怕要增加，所以爸住的一進，也要派用場了。

裏 唔，要我的肚子氣炸了。還有什麼，快說！

荷 爸，你當我是怎樣的女兒？這許多事情也是萬不得意才要這麼辦。爸難道不能體諒我們的苦

衷麼？

裏 (怒極快要暴發)我問你還有什麼要說的麼？

荷 沒有了，真的沒有了。

裏 (大暴發拍桌大怒)好一個孝順的女兒，(摔茶杯)把家產騙到手，來慢慢的處我死，把服侍我的傭人全辭掉，不許我接待朋友，剋扣我的零用，還要把我趕到鄉下去住，這簡直是強盜，騙子，殺人的兇手！

荷 (看見裏尊怒氣衝天眼露瘋光有點害怕)爸，你發瘋了麼？你是聰明人，像這種脾氣，我勸爸還是少發的好，這種脾氣愈發得利害，不但於事無補，並且爸自己近來也因此而吃虧不少，難道爸自己不知道麼？

昔 老爺，你自己身體要緊！

裏 請問這兒幾位還認識我麼？我是不是黎裏尊？黎裏尊是這樣走路的麼？我的眼睛在那兒？我的腦子感覺還有沒有？我真是這樣一個糊塗蟲麼？我一直在做夢麼？現在是不是醒過來啦？有人認得我麼？我倒底是誰？

昔 老爺你現在已經醒了。

荷 爸，你現在應該放明白一點，這是我的家。爸既然寄住在女兒的家裏，當然也該聽聽女兒的支配，你不喜歡由你，我可沒有什麼兩全的辦法。

襄 簡直是昏天黑地，算我瞎了眼睛，把你當做好寶貝，最大最孝順，那知道你甜言蜜語口是心非，你的心竟狠到這步田地。你身上穿的，頭上帶的，吃的用的，這整所房子，從最小的擺設到花園裏的一草一木，那一樣不是我爸爸給你的。現在你把家產拿到了手，就把我看成吃閒飯的眼中釘。好，我明天收回我的家產，趕出你這不孝的女兒，趕出你的今虎金順，這兩個王八蛋。你們一家子都給我滾出去！

(今虎上)

今 誰在這兒亂嚷亂叫，這還像個衙門麼？

襄 好，你來了，那你也一塊兒滾出去！

今 什麼事大驚小怪呀！(向荷)荷珍，你老子怎麼又在這兒發官脾氣！(荷珍哭)告訴你，你現在不是七歲八歲的小孩子，怕什麼呢？這是我的家，我的衙門。除了我之外，誰還能在這兒發什麼脾氣？老頭兒，您有您自己的房間，跑到我的辦公室來吵什麼？

襄 這是我自己的屋子！

今 老丈人，您說笑話了。這屋子已經歸我的了！

襄 反了，反了，忘恩負義，以致於此，你別忘了，你是我的女婿！

今 我也並不是不認識你這老丈人。

襄 什麼？

今 就是我的老子，我也不能讓他在我衙門裏嚷嚷！

襄 我嚷了，我叫了，你把我怎麼辦？

今 我就叫警察攆你，攆了你這個老丈人！

襄 你這衣冠禽獸，簡直是無法無天！（欲打金虎）

今 哼！你唬得了荷珍，可唬不了我！（推倒襄尊，昔亭上扶襄尊）

荷 今虎，沒你的事，你吵什麼啊！爸爸，這怎麼得了！這怎麼得了！今虎，你的脾氣怎麼這樣暴躁呀！

爸，你就看在我的情份上，別跟他計較！

襄 去你的！

昔 老爺，您忍耐着點！

今 老丈人又怎麼樣？

荷 爸，你靜一靜……

襄 靜一靜！叫我怎麼靜得下來！天哪，這不是叫天下生兒女的人寒心麼？世界上還有這樣沒有良心沒有情份的女兒麼？我咒你，我咒你跟這樣混賬女婿真的生出一個孩子，那孩子一定是終身的痛苦，他會拿你待我的好榜樣來待你，一報還一報，看你有好日子過。一個不肖的孩子比毒蛇的牙齒還要毒，你做母親的一生心血不但白費，還要大大的吃他的虧，受他的騙，眼淚哭乾，頭髮根根都爲他變白，這些都要報應在你自己身上。

荷 爸爸，你要是這樣罵我，我不能和您再待在一塊兒了。

襄 我爲什麼要和你待在一塊，我不是沒地方去！

荷 對了，你上我二妹那兒去好了！

襄 走走，馬上就走。這是我的家，那兒也是我的家，我愛住那兒就住那兒。

昔 老爺，您平平氣！

襄 你叫什麼？

昔 我叫阿亭。

襄 阿亭，你給我收拾行李，馬上就走。

荷 爸爸，你真的要走麼？

今 他要走就讓他走好了，難道你還沒有受夠他的氣麼？

裏昏天黑地呀！你還算是個人麼？好，我總會跟你算賬，馬上走，馬上走，給你們看！

（襄尊和昔亭下，荷珍哭）

今哈哈，這個老傢伙，只會咒罵人，只會發脾氣，他走了也好，落得省了許多麻煩。你現在哭什麼呢？他要到老二那兒去，就讓他去好了！

荷噢，我來擔惡名聲，便宜的倒是你！

今我便宜還不就是你便宜。

荷我有什麼便宜？

今你要怎麼樣便宜？

荷我還是原先的一句話，爸傳給我的產業，除了這所房子以外，全部歸我掌管，還有那五百塊爸的零用錢也歸我。

今我們是夫妻，何必把你我分得那末清楚，我不懂你是什麼心眼兒？

荷（假裝殷勤）我有什麼心眼兒呢？不過跟其他女人一樣，也不能不防防以後呀。你現在一跳就做了局長，將來說不定是廳長，省長。那時候你討上七八個姨太太，你把我丟在旁邊不管了，我不能不早些替自己打算呀！

今哈哈，哈哈，女人的心眼真想得週到。就算我討了許多姨太太，就算我不理你了，你的生活總不會

發生問題的，何必那麼大一筆家產抓在手上呢？難道我們男人討姨太太，你們女人也要討姨公公麼？

荷 嘸，你們男人可以討姨太太，爲什麼我們女人不能討姨公公？

今 (驚呆) 當真的麼？

荷 爲什麼不當真？這才是男女平等。

今 你這個人我真不明白，有時像認真，有時又像裝假，真假簡直分不出來。不過我得告訴你，外頭對你跟老皮的閒話很多，你得小心一點兒。

荷 (有意裝笑) 你相信不相信呢？

今 我當然不相信。

荷 你不相信就糟了。

今 爲什麼？

荷 你不相信，不見人家白費心機造我的謠言麼？哈哈！(今虎也哈哈大笑，但今虎先停笑，轉嚴重)

今 不過我得警告你，你知道我的脾氣，要是真有這樣的事，我可先要一槍打死你！(荷一驚，但她用

哈哈大笑來掩飾自己。襄尊和昔亭上，昔亭拿了兩只皮箱)

襄 (怒氣不耐) 誰膽敢笑我麼？

荷 (停笑) 我沒有笑你呀。

襄 你笑，你儘管笑，我走了以後，你就是笑到發了瘋，我也不管。完了，完了，你們拿這種手段來對付我這老頭兒，天會降大禍給你們，人家說父親的咒是會應驗的，但願如此。幸而我還有一個女兒，她對我好，很孝順，她要是知道了你對我這個樣子，她會暴跳如雷，用手抓破你的臉。我走，我走，我馬上就走。

今 你的脾氣發完了沒有？發完了請罷！

襄 我的車！我的馬車上那兒去了，我的車夫也不見了！

荷 爸，這些舊東西我以為爸用不到了，所以給我全賣了。

襄 賣了，賣了，你的父親也賣了吧。現在叫我坐什麼車去？

荷 我看你還是不要走吧，有什麼事你如果不合意，我們再慢慢的商量。

襄 不用再來騙我，不用再來騙我，我要車！

荷 爸，就算是做女兒的說話不謹慎，惹得爸爸生氣，你念在我們父女之情，總該原諒我一點，等爸平一平氣，我們再來商量；不然爸這麼一走，人家不知道的，還批評我……

襄 你不孝了，父親，連不孝的名聲都還不肯擔。這簡直是魔鬼！不用多說，你把車子還我！

荷 我不是告訴爸車子已經賣了麼？

襄 好，好，沒有車，我們就自己雇車，沒有錢就用兩條腿走走，走走，（向門外走，到門又回身）你們不是新買了一輛汽車，開出來送一送我。

今 這是我的公事車，不能隨便給人用。

荷 爸，不是我們不肯借，實在連油都沒有加好，最早要到明天才能用。

襄 好，好，我也不要了，留着你們自己坐吧，走走！走走！（下，昔亭亦下）

（荷珍撥電鈴，金順上）

荷 你看老爺走了沒有？

順 已經走了，那新來的老頭兒也跟他去了。

荷 你去叫他們把汽車預備好，我要出去。

順 是。（下）

荷 今虎，我馬上到二妹那兒去一趟，我先跟二妹說個明白，免得老頭子多嚕囉。

今 我告訴你，這個老頭兒必須要治服他，你叫二妹也要硬到底。

荷 這個我想二妹不成問題，她本來對爸沒有什麼好感，只要我再用小扇子扇一下，一定比我還要硬。

今 這次一定得把他治得服服貼貼，回到這兒也好，住在那兒也好，要不然，我就把他抓起來關他

個一年半載，看他服不服我。

荷 你們做官的人總脫不了野蠻的辦法。好啦，我去換了衣服就走。（預備下）

今 要是有什麼問題，你打個電話給我；或者我順便來一次。

荷 你不必來，你不用來。

今 那麼你關照汽車夫就回來，因為我還有事出去呢。

（金順上）

順 大小姐，汽車準備好了，請上車罷。

荷 我走啦，你不必來。（下）

今 爲什麼不讓我去？金順，皮秘書倒底上那兒去了，你知道麼？

順 他親口告訴我，局長有公事叫他出去的。

今 我叫他有公事出去放屁！

順 那我不知道了。

今 他出去之前，跟大小姐說過話沒有？

順 說過的，就在這屋子裏。

今 他們說什麼，你聽見沒有？

順 我剛巧出去有事，沒聽見。

今 糊塗蛋滾出去。(又叫他回來)回來，回頭汽車回來了馬上告訴我，我要出去。

順 是！(退出去，今虎憤憤的立着。)

今 (打桌)他媽的，他們在背後玩起我的花樣來了！我可要她的命！

幕

第
三
幕

時間 同一日下午。

佈景 壯家的園廳，明窗淨几，字畫古玩，佈置得非常雅緻，四壁圖書，琳琅滿目，後面和左後面有大格子窗和八角窗，可以看見外面茂盛的花園。右首回洞門，通雕廊，回洞門上掛着大的竹簾，所以可以看見廊上的蒔花和廊外的樹木花草。廳內全是廣式的紅木傢具，琴几，磁凳，棋桌，花架放在四處。屋角上有一隻極精緻的屏風，時間是傍晚，天色漸漸暗下去。

幕啓時，桂珍坐在正中生氣，皮望騰站在一旁說話。

皮 現在經我這樣一番解釋之後，你應該不生我的氣了。

桂 你這個小鬼就是一張嘴利害，翻來複去說得天花亂墜，甜甜蜜蜜，其實全是一派假話。嘴裏那麼說，心裏不一定這麼想。

(女傭上)

傭 咳！少奶奶，少爺回來吃飯麼？

桂 不知道。跟你說沒有事不要進來！

備是。(下)

皮 喔，二小姐，我句句話是實情，若是言不由衷，口是心非，天誅地滅！

桂 賭什麼短命咒！做賊心虛的人才要賭咒。不過你這種話，我不知聽了多少遍了。

皮 你是我的知己，這次你總該相信我了。(拉桂珍手，親暱)

桂 不要這樣，還是這樣討厭。

皮 親近慣了，一來就忘其所以了。

桂 以後大家放尊重一點！

皮 你就這樣無情！

桂 你這糊塗蛋，你懂得什麼情！

皮 瞧你把我說得簡直是一個要不得的男人。(又拉桂珍，親近她)

桂 瞧你又這樣了！好，你走罷，我以後不許你再來！

皮 你要我來，又不許我來！我真不懂你。

桂 還有，你跟大姐也該避個嫌疑，韋今虎不是好惹的，況且你又是他手下做事。

皮 二小姐說得一點不錯，二小姐才真的關心我。

桂 你走罷。

皮 噢，桂珍，你再讓我坐一會兒。

桂 不行，你快走罷！回頭以誠回來，看見了你又多許多口舌！

皮 不要緊的，他反正是個書獃子……

（門外有聲音從遠處傳入）

女傭聲音 大姑奶奶，少奶奶在書房裏呢。你好呀！您好久沒來啦！

荷聲 在書房裏做什麼？少爺呢？

女傭聲 出去啦。

桂 是大姐！

皮 啊呀，大小姐來了，怎麼辦？怎麼辦？（他東跑西走想跳窗，又跳不出去）

桂 糟了，糟了，你就躲在這書廚後面吧。（皮剛躲入，荷珍已上。）

荷 二妹，你怎麼一個人躲在這個地方？

桂 喔，大姐，你怎麼今天突然到我家裏來？爲什麼不早些通知我一聲？

荷 你爲什麼神色慌張，你有什麼事麼？這屋子裏還有什麼人麼？

桂 沒有，沒有。大姐，你爲什麼要疑神疑鬼的？

荷 喔，沒有什麼？我不過隨便問問罷了，二妹，我今天有一樁要緊事跟你商量。

(女傭送茶上)

桂 你先出去好了。我叫你的時候，你再進來！

(女傭下)

桂 大姐，什麼事？

荷 爸發瘋了。

桂 他發瘋，他爲什麼要發瘋？

荷 唉，說起來真氣人！不過爸的脾氣，你是知道的，不論住在誰的家裏都不會討好。

桂 也許你太孝順你爸爸，爸爸才會發脾氣的。

荷 二妹，你何必用這種話來譏諷我呢？我對待爸已經是至矣盡矣，但是他老人家一點不顧到我們。成天到晚招了許多朋友來，下棋喝酒，唱崑曲做詩，鬧得半夜三更還不散。他的傭人跟我的傭人打架。所以我沒法，只好把他的傭人都打發掉了。

桂 喔，這麼會事。我覺得爸爸沒有錯，他好客是他的老脾氣，也不是從分家之後才起的。

荷 不過他從前用在自己頭上，現在用在我們頭上了。

桂 你得了他這麼大一筆遺產，難道用你一點兒就要心痛了麼？

荷 不過他一個人要有那麼許多傭人不是太浪費麼？我現在只讓他用一個。

桂 大姐未免太苛刻一點罷。跟服侍你的傭人比一比，他是不是太多？

荷 很好，到底二小姐比我孝順，所以他馬上要來你家裏住了。

桂 什麼？他到我家裏來住，這可怎麼好？

荷 他還比我先走一步，我因為坐汽車來的，所以比他先到。

桂 怎麼？他馬上就來，我告訴你，我不能接受。

荷 像你這樣孝順的女兒，怎麼會不接受呢？

桂 大姐，你不要跟我開玩笑，我家裏住了一個老頭兒，真夠麻煩，尤其是爸！

荷 （諷刺的，學他妹妹的口氣）我覺得爸沒有錯，大女兒不孝順，當然到二女兒家來啦。

桂 他住在你這兒的時間只有一個月，怎麼就要到我這兒來！

荷 二妹，未免苛刻一點罷，你得了他這麼大一筆遺產，難道用你一點兒就要心痛麼？

桂 大姐，我跟你說正經話，別再跟我開玩笑，當真爸要來麼？

荷 當然真的。

桂 那不成，那不成，我不要他。

荷 他自己要來，我又有什麼辦法，好，二妹，我走啦。

桂 大姐，好大姐，你替我想個辦法，我真不願意他來！

荷 你真要姐姐幫忙麼？

桂 好姐姐，親姐姐，當然要的，只要姐姐真的肯幫我忙。

荷 好，那麼，你得一切聽我的支配。

桂 好好，大姐姐！

荷 好，那麼我們坐下來商量一個共同對付他的辦法，好不好？我們要治服他，我們要他服服貼貼聽我們的支配，那麼以後住在你這兒也好，住在我這兒也好，他沒有方法再來反抗。

桂 大姐，真是有主意。

荷 只要我們兩個人一條心，爸一定會聽從我們的。

(女傭匆匆上)

傭人 太太，老太爺來了，他在外廳上吵着要進來，我說太太吩咐過她有要緊事，誰都不讓通報，老太爺就大跳罵人，要是我再不來通報，他要打人呢。

桂 好了，別嘈囉了，你叫他在外面等一等，我馬上就來。(傭人下)

荷 喲，我想起來了，剛才我來的時候，他們起先也不讓我進來，說你有要緊事。幸而這兒的路我很熟，我一闖就闖進來了，你倒底有什麼要緊的事？

桂 沒有什麼。我們現在就出去見一見他罷。

荷 他不知道我上這兒來，我還是不見他的好，我在這兒等你罷。

桂 不，不，還是一同去，大姐，你知道我辦事就沒有你能幹，嘴也遠不及你會說話，你一定得去，給我幫個忙兒。

荷 我真的不想去，這個屋子真不錯，我就在這兒憩一憩罷。

桂 大姐，我求你幫幫忙，你一定得陪我去（拉她）去！去！

荷 我只要告訴你對付的方法，你過來。（向桂珍耳語）

桂 好好，我知道了，我們走罷。

（傭人又上）

傭人 老太爺等得不耐煩了，自己闖進來了，攔也攔不住。

荷 那怎麼辦呢？我一定不能讓他看見。

桂 走走，我們出去！

荷 （在屋子裏轉了一圈，看見書廚）在這兒躲一躲不是頂好麼？

桂 不，不好，不好，不要去！（但已不及，她已走入書廚後）

荷 （書廚後）什麼？你在這兒？（拉了望騰的耳朵拖了出來）你說有公事，原來是偷偷的到這兒來？

桂 糟了，糟了。

皮 大小姐，我有意躲在這裏嚇你一跳！

（襄尊的聲音已可聽見）

襄 混賬東西，誰說我不能進來，我自己女兒的家裏不能進來，滾開，我自己去找！

桂 爸來了，爸來了。

荷 好，你們倆幹的好事，現在沒功夫，回頭再跟你們算賬！（走入書廚後）

（皮望騰急得亂轉最後躲入坑榻底下，桂極力鎮住自己，坐着等她父親上來，忽而想到，跳起來從書架上抽了一本書，假裝看書，襄尊怒匆匆上，後面跟着手提皮包的賈昔亭）

桂 爸，你怎麼這個時候上我家裏來呀，請坐！請坐！

襄 真氣死我了，他們一定不讓我進來，說你有要緊事不見客，你連我都不見！

桂 爸，你別誤會，我每天上這兒來溫習溫習爸從前教我的古文。在這兒比較清靜些，四周全沒有人，所以什麼客都不願意見，那兒知道爸會來呢？我的傭人太笨，爸不要見怪。

襄 我也這麼想，大女兒不孝順，難道二女兒也是一樣麼？我知道你不是的，你是最孝順我的，是我的希望，我的安慰，我的掌上的明珠，不然，我也不會趕到你這兒來了。阿亭，你把箱子拿進來，我對你說，我的二女兒好，我們要安安靜靜住在這兒，不是頂好麼？

昔 是老爺二小姐。（下）

桂 王媽，（王媽上）給老太爺沏茶，你到我房裏去拿香片，老太爺最喜歡喝香片的。王媽，再給老太爺煮碗蓮子羹來！（王媽下）

襄 不用了！你大姐有你這麼一半就好了。

桂 爸，大姐怎麼啦？

襄 別提了，提起了我就生氣，她簡直不是人，是狐狸，是吃人血的毒蛇。他把我的傭人都辭掉，不許我交朋友，剋扣我的零用錢。喔，桂珍，我氣得發瘋了。

桂 真的麼？爸爸我想不會罷！

襄 誰騙你！

桂 爸爸忍耐一點！我想姐姐也不是不懂孝道的人，爸爸不要過分苛求。

襄 你說什麼？我分產業的時候，你聽見沒有，她說得天花亂墜，到了現在，原來全是假的！口是心非，人面獸心，真把我氣死了！

桂 喔，爸爸你年紀大了，老年人最容易動肝火，我想大姐不是這樣的人。我想您還是回姐姐家裏去吧！

襄 什麼？我去求她饒恕我？我去向她灣腰曲背打恭作揖，說好女兒，我老糊塗了，我現在跪在這兒求求你，賞一口飯給我吃，賞一件衣服給我穿，賞張床給我睡。呸！

桂 爸爸，您不要這麼說，這是您跟我開玩笑，您還是回姐姐那兒去罷！

襄 我決不去！我再也不願意去！她把我親信的傭人全趕走了！叫我去看大姑爺那種對付奴才的臉，叫我去聽那種又甜又辣的話，要我不許見客，要把我的零用錢減半，真是毒蛇一樣的心腸，天要是不用雷來打死這樣的一個女兒，天也沒有眼睛。（外面電光閃閃）

桂 爸爸，你別生氣！

襄 我不生你的氣，你講的是好話，她以為我不住在她家裏就沒有地方去。你瞧着罷！我不是已經好好的在二女兒家裏麼？你以為世界之大就沒有我安身之處，我現在敢說，荷珍，你將來死無葬身之地。

桂 喔，爸爸，你怎麼會這樣說她呀！那說不定你將來脾氣一發，就要這樣說我呢。

襄 桂珍，你好，我決不會說你，你性情比姐姐直爽，不會用那種惡毒的手段來對付我，你待我最體貼最和氣，不會像她那樣口是心非。還有你的丈夫也好，他決不會像今虎這樣蠻不講理，你們不會討厭我這老頭兒，因為你們還知道小輩的責任，孩子對父母的的天性，也不至忘記我給你們的一半家產。

桂 不過爸爸，做小輩的心總是一樣的！（戶外一聲雷鳴，電光更閃得強，屋中更暗，襄尊走至窗口）
襄 大雷雨來了！天哪，你這一個火雷把我的大女兒劈死了吧！

荷 (由書櫥後面出) 爸！

襄 啊！你也在這兒！

荷 爸爸，雷倒沒有劈死我，我還是好好兒的活着哪！

襄 我現在可以對你說，替我滾出去，桂珍也會對你說，你觸犯了爸爸，她不認你是姐姐，她要你滾出去！

荷 都是親生的骨肉，何必氣生到現在還沒有完呢。

襄 只怕今生今世一輩子也生不完！

荷 二妹，你會趕我走麼？

桂 當然不會的！

襄 荷珍，你這樣不孝的榜樣，還有什麼臉來見我？還怕我跟桂珍好，偷偷的先趕到，躲在書櫥後面偷聽，你要逼到我怎麼樣？

荷 爸爸，你就有這個最大的毛病，你說一個人好，就儘從好處去想，甚至於殺人放火，你也會替他辯護，要是你說一個人壞，就儘從壞處去想，甚至於他作一件最好的好事，你也會說她存心不良。你知道我來幹什麼？我是來勸桂珍收留你的！

襄 收留我！桂珍自然會收留我的，不用你費心。剛才我們還談得好好的，你一來我的心又給你擾

亂了氣又生起來了，現在無論如何不在你家裏，我可以說替我滾出去。

荷 二妹不叫我走，我決不走！

裏 桂珍你叫她……

桂 爸爸請你不要再吵鬧，你老了，不要火氣太旺，我看這樣罷！今天就跟大姐回去，住滿了六個月，再上我這兒來。

裏 要我回到她那兒去？遵照她的條件？絕對不可能，我情願住到荒山野地去跟豺狼虎豹去做朋友，做一個找野食的野人！你叫我跟她回去？我情願沿門乞討，去做和尚！你叫我跟她回去？我情願凍死餓死！

荷 那只好隨便你了！二妹，你過來，我有話跟你說。（她們退至屋角，竊竊私語）

裏 阿亭，阿亭。（昔亭上）

昔 是老爺。

裏 你看這兒還不錯罷。回頭我們就住在這兒。在那兒放一個床舖。（指書房左首）要不放在那兒。（指書房右首）你把我的舖蓋打開！

昔 老爺回頭問二小姐要了床再說。

裏 好！等會兒別忘了跟她要。現在你先下去。（昔亭下。女傭送茶上，裏尊喝茶，津津有味）

桂 (姊妹倆已商量完畢，桂珍走過來) 爸爸。

襄 這……這茶很好!

桂 爸爸，我跟姐姐商量過了，姐姐要您回去!

襄 (向荷珍) 我請求你，我的好孩子，不要再使我生氣了，讓我待在這兒，再見罷! 我們今生今世也不必再會面，再看見了你不是我的骨肉，你是我的冤逆。

桂 爸爸，那你錯了，你不回姐姐那兒去，我這兒也不能讓您住，一則時間沒有到，一則我跟爸爸的條件還沒有講妥呢!

襄 (襄年老昏庸，他從上場到現在一直信任二女兒對她是好意，二女兒先前的話，他只聽出一半的意思，到現在他才覺悟二女兒也是一樣的不孝，他還不相信自己的感覺，他呆住了半天) 你要跟我講條件講什麼條件?

桂 爸爸，照我的意思，大姐待你是很好的了! 在我看來，你根本用不到那麼許多零用錢，二百五十塊錢，小一點的人家，一家的開支也用不了那麼許多。你在那兒吃的用的，都不用你化錢，每天喝喝茶，吃吃點心，那用得了七八塊錢。還有傭人，六個當然太多，大姐屋子裏有幾十個傭人，爸爸你那一個不好差遣，何必自己還要單用呢! 一國不得有二君，一家不得有二主，爸爸既然不當家，有許多事情應當聽聽大姐的支配，要是爸爸到我這兒來，我可一個傭人也不准爸爸

自己帶。至於零用錢呢，我覺得二百五十塊錢太多，暫定一百五十塊罷！

襄（驚醒一點）從前分家產的時候，你們答應的話，就算完了？

桂 此一時彼一時呀，爸爸！

襄 桂珍，這些話都是你說的嗎？你會說出這種的話嗎？你們要我怎樣就怎樣。好，你這兒我也不住。那麼你決定不住在我這兒？爸爸你再說一遍。

襄（氣雖然大，但已磨折得發不上來，頭昏腳輕，搖晃不定，自言自語）這班惡毒的東西，外表上看起來

是多慈愛，我真是好糊塗。（轉向荷珍，已疲乏不堪，無可奈何地）好，荷珍我就跟你回去，二百五十塊比一百五十塊差不多多上一半，你對我的孝順也算多了一半，你還准我有一個傭人。好，我跟你去。

荷 爸爸，我現在覺得一百五十塊錢還太多，一百塊錢無論如何是夠了。至於用人，我家裏有的是，也可以省掉。

桂 用人不但可以省去，並且爸爸空下來的時候還可以幫着做做事。

襄（暴風雨前的暫時平靜）最苦的討飯也有超乎需要的東西，要是一個人只求需要，那末人與畜牲不是一樣的卑賤。你們是上等高貴的女子，要是你們穿衣服只爲了保護身體，那麼你們爲什麼要穿得那麼樣的華麗，那麼樣的妖形怪狀呢！（但他最後的忍耐已經暴發。只見他發抖，跟着外面

雷聲電光和雨聲一點點加強起來) 喔，天上的菩薩呀，快給我忍耐的力量！我需要極大的忍耐呀！你們瞧，我是多麼可憐的孤獨的老人！難道真要我向這兩個畜牲下跪，叫他們賞口飯吃麼？好，你們這兩位太太，算我自養了你們，讓我在這兒息息。(女傭送點心上，襄推翻在地上) 不要吃什麼東西！

荷 爸爸。

襄 不要叫我爸爸，我老早就不是你們的爸爸了。你們這兩個沒良心的東西，因為你們決不是我！我將來要報這個仇，雪這個恨！阿亭，拿鋪蓋走路，走走。

昔 老爺，您上那兒去？

襄 茫茫四海，到處爲家！

昔 外面下着很大的雨！

襄 風雨雷電雖然可怕，但總比我的兩個女兒的心腸要慈善一點，走走，馬上就走。(外面雷聲隆隆，風大雨急，但襄尊不顧一切衝了出去，昔亭提着箱子跟下)

(以誠上)

誠 爸爸！

襄 你這個混蛋！(下)

誠 怎麼他罵我混蛋？（囊又回來，取首飾盒子，適桂珍取在手裏，囊搶回走出）爸爸什麼時候回來吃了晚飯再走（追上去）

桂 那是什麼東西？

荷 別忙，那是什麼盒子，分家的時候也看見過。爸爸（追上去）

桂 大姐，這榻底下還有人，悶死他了，放他出來吧。

荷 讓他多悶一會兒也好，我們走（下）

皮（爬出來）你們別丟我一個人在這兒呀，喔，悶死了，爬在地上，腰都折斷了，讓我舒展舒展。

（以誠搖頭嘆氣上）

誠（自言自語）常言道，最毒婦人心，真是一點不錯，（忽見皮望騰，驚）呀，你在这兒？

皮 莊先生好，我來了半天了，你剛才難道沒看見我？

誠 沒看見，沒看見，奇怪，你剛才在這兒，我怎麼一點兒也沒看見，想必是給這班太太們鬧得頭昏

眼花，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失迎，失迎。

皮 豈敢，豈敢。

誠 皮先生，望騰兄，請坐請坐。（兩人均坐）

皮 剛才大小姐，二小姐跟老太爺鬧得太不像話了！

誠 唔，豈有此理！

皮 大小姐也不好，老太爺既然離開她家，到了二小姐這兒來，大小姐又何必追着來！

誠 豈有此理！

皮 剛才我在下面——唔外面——聽着也不平，幾次想挺身出來，勸解勸解，後來想清官難斷家務事，我也不便說話。

誠 唔，豈有此理。（半嚮靜默）你爲什麼不說話，你既然說大小姐不應到這兒來，那你又爲什麼跟着到這兒來呢？

皮 我是先來的，我是一個人先來的！我來的時候只有二小姐一個人在這屋裏，我們兩個人說了半天的話，大小姐才來的！

誠 噢，什麼？你找我太太來的？你們兩人談了半天話？

皮 噢，我是來找以誠兄的！

誠 找我來的，請問有什麼事麼？

皮 有一點小事想請教。

誠 請問有何見教？

皮 見教，不敢當，我還想向莊先生請教呢？

誠 訓話考據，孔孟之道，小的略有研究。想不到皮先生也樂於此道，那真是我道不孤了。

皮 我有一件事情，要想請你幫忙。

誠 幫忙，你要就問我太太去，我身邊沒有她有，她有！

皮 不是錢，是一句話！

誠 一句話，什麼話？

皮 回頭大小姐，不——不論什麼人問我為什麼要上這兒來，你就說，你找我來的！

誠 我沒有找你來呀！

皮 唉！書獃子，你這麼說就是了！

誠 君子怎麼可以言不由衷，不成，不成。

皮 在你說一聲毫無關係，在我就功德無量呀！你照我做了，你要什麼就給你什麼。

誠 大丈夫富貴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莊以誠頭可斷，謊話決不說。

皮 (自言自語) 這個書獃子，倒拿他沒有辦法。(想了一下) 有了。以誠兄，不是這個，荷珍的丈夫韋局

長要擬一個通電，這篇文章一定要用四六句來寫，可是這個我可拿不起來，所以我瞞了韋局

長私下跑到這兒來，向你請教。要是人家問起來，就說是你找我來的，面子上好看一點！

誠 這個，那好辦。

皮 這還是非你老兄不可。

誠 這四六的玩意兒，我也好久沒有寫了，這個我可以替你效勞，可是我是替你寫的，不是替那個姓章的寫的，要不然我也變了章今虎的走狗了！

（荷珍桂珍上）

荷 不給就不給，我不希罕這個！（邊說邊上，皮開聲害羞地跑到屋角裏去）外面下這麼大雨，看他往那兒跑！

桂 怎麼留也留不住，大姐都是你不好，你太恨心了！

荷 我恨心，這是你的家，你根本就沒有打算留下呀！

桂 這是你教我的呀！

荷 唷，我教你的？那你爲什麼剛才要照着說呀——現在你還想躲到那兒去！

皮 我沒躲（走過來）老太爺可走了！

荷 唔！你什麼時候來的，你找誰來的？

皮 我來找以誠兄的！

荷 找妹夫？

誠 望騰兄，咱們可以去做文章了！（相讓着走至書桌旁坐下）

桂 大姐，爸爸剛才手裏拿的是什麼？

荷 你不認識嗎？那是媽的首飾盒子！

桂 你知道他拿首飾盒子幹嗎？

荷 誰知道，分家的時候，給三妹，三妹還不要！

桂 這一點點首飾有什麼希罕！

荷 嘿，也許爸爸仗着這個，以為可以過一輩子（半嚮）不好，要是他出去找三小姐，跟律師一商量，或者跟政府裏有勢力的人一請托，在法院裏告我們，把分析家產的案子撤消，收回成命，這可怎麼辦？

桂 不錯，我們不該放他走！

荷 這怎麼沒有想到，我們怎麼辦？望騰，望騰，你過來。二妹，你趕快派傭人出去追，人越多越好，一定要追回來，要是往三妹家去，一定是出西門或北門，你叫他們分開去！

桂 好！我就去。（下）

荷 望騰！你過來呀！（皮走近荷）你這小鬼，你到這兒來真的幹什麼？（要拉他的耳朵）

皮 真有正經事，回頭到了家裏告訴你聽。

荷 我現在沒有功夫跟你談這些，你過來我告訴你，要是老頭子到法院裏去把分家的案子撤消，

收回成命，可怎麼辦？你快替我出個主意。

皮 這可沒有想到，這可比做文章還難！

荷 你不是最會出主意麼？（向以誠做手勢叫皮騙他出去）

皮 那容易。以誠兄！

誠 望騰兄，還有一點就好了！

皮 剛才我在天空中看見一道紅光，時隱時現，不曉得主何吉凶！

誠 在那兒，在那兒？

皮 請到這兒來。（他帶以誠走至門口）你瞧，就在那一邊，現在沒有了！你等一等就會看見！

（以誠探頭探腦向外走去，皮回進來，關上門）

皮 哈哈，他不是出去了麼？荷珍，你……（走近去親熱）

誠聲 姐夫，你怎麼來啦？

皮 什麼？

（章今虎上，一眼就看見他們鬼鬼祟祟在一起）

今 站住！好，你們躲在這兒幹的好事！你們在家裏怕我偵察你，跑到這兒來幽會，還有好一個妹夫替你們望風。（以誠上）

誠 望風這兒沒有風，我望的是天上的紅光。天顯紅光，必有奇禍，天下從此亂矣！

今 住嘴，我回頭再跟你算賬！

荷 今虎，你不能冤枉好人，我的確是爲了爸爸的事來的！你不相信問我二妹。

今 你呀！我回頭到了家裏再跟你細細算賬！老皮！

皮 是，局長！

今 (出槍刀)我們還是用刀，還是用槍。

皮 我可以對天發誓，我的確沒有跟大小姐約好，想不到會在這兒碰到大小姐。

荷 真的！我來的時候，他還怕我看見，躲在書櫥後面呢。

皮 真的一點兒也不假，我是躲在書櫥後面的！

今 不准胡說，那麼你倒底來幹什麼？

皮 不錯，我忘了！是莊先生請我來的！莊先生是不是？

今 書獃子，你怎麼說？

誠 (挺身而出)是我請他來的！

今 是你請他來的，你請他來幹什麼？

誠 請他來寫四六文。

今 寫四六文，放你的屁！先解決你！（用槍指皮）

（桂珍由外上）

桂 你爲什麼要打他？

今 他跟我老婆幹的好事，你還不知道麼？

誠 你無憑無據，不可以亂說。

今 我親眼看見！

誠 你看見他們怎麼樣？

桂 姐夫有話好說，爲什麼要動槍？

今 我看見他們手拉着手，你丈夫在門口替他們望風！

桂 怎麼你替他們望風？

誠 怎麼你們的冤氣都出在我頭上來了！（走回書桌坐下）

桂 不過，姐夫，這件事，我看以後查明再辦，現在眼前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要解決。

今 什麼事？

桂 我父親已經打這兒走了，到三妹那兒去了，說不定要撤消分家的案子。

今 撤消就撤消好了！

荷 哼，撤消了就得搬家，那有這麼大的房子給你做辦公室？

今 那麼把他追回來！

皮 我去追。（欲下）

今 站住，你的事還沒有完呢！

荷 今虎，我可忍不住了！你當我是什麼？你爲什麼死頂着望騰，你正以爲我跟他有什麼事？你只看見我們在這兒，你還看見什麼？你要打死他，他有什麼罪名，我又有什麼罪名，你要打死他，你先打死我，二妹，把槍提給他，你要打，打呀！

桂 （給槍）大姐！

今 （軟了下去）瞧你們姐兒倆！

荷 你不打，我自己打。

今 噫……！（搶去她的槍，放在桌上）

荷 憑什麼呀！二妹，我到你上房去，望騰，跟我來，我還要叫你買東西去！（下）

桂 （向皮）來呀，怕什麼！（三人下）

（今虎追上去，但又無可奈何地回身）

誠 （大笑）哈哈，哈哈，哈哈！

今 你笑什麼？

誠 我笑你怕老婆哈哈，哈哈！

今 不許你笑！

誠 你敢把她怎麼樣，你又敢把皮望騰怎麼樣哈哈！

今 你幾次三番和我倒臺，你今天幫皮望騰來勾引我的老婆，我先敬你三拳（欲打被以誠阻住）

誠 今虎兄啊！像你這樣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之徒，爲非作歹，無法無天，天道循環，將來總有報應之

一日，我勸你這點小事省省吧！

今 我沒有教訓你，你倒來教訓我，先吃我一拳。

誠 你不要逼人太甚，螳螂尙有擋車之勇，何況昂昂七尺之軀，頂天立地之男子，你可不要欺人太甚！

今 你躲得好，再賞一拳。

誠 君子禮讓，也有讓無可讓之時，你不要欺我讀書人（兩人扭打，翻到爬起，打到桌邊，桌子翻身，手槍落

地，兩人搶手槍，以誠用脚把手槍一脚踢到旁邊去，兩人於是搶刀，先被今虎拿到，但以誠把他的手扭反過

來，刀又落地，刀又給以誠拿到，但以誠並不刺，一丟就丟在旁邊去，大家鬆了一口氣）

今 想不到你這書獃子也會這一手麼。

(兩人又扭打，打到邊上書廚旁，今虎拿起地上的手槍，以誠搶槍，槍聲發出，今虎倒在書廚後面。)

(燈光驟暗)

(荷珍桂珍上，接着皮上，他慢步走到書廚後，看見死人，向外就逃)

荷 望騰！站住！

皮 這怎麼得了，這怎麼得了，以誠兄，這怎麼得了，妹夫打死姐夫，姐姐死了丈夫，妹妹的丈夫犯了殺人罪，這怎麼得了！

荷 沒什麼不得了！打死的不是我的丈夫。

皮 那末還有誰？

荷 是你，打死的不是韋今虎，却是你皮望騰。

桂 大姐，這話怎麼講，把我弄糊塗了！

荷 二妹，你的丈夫打死了我的丈夫，應該抵命，可是我已經做了寡婦，怎能讓你再做寡婦呢？現在只有一個辦法，就是說我的丈夫打死了皮望騰，那死的是皮望騰，而在這兒站着的是韋今虎。

皮 我是皮望騰，怎麼可以變做韋今虎？

荷 住嘴！一個頂頭的上司，打死了一個作弊的下屬，那個罪名不就減輕得多得多了麼？

桂 大姐真的可以這樣做嗎？

荷 嘿！爲什麼不可以，只要拿到實權，誰管是真的假的！望騰，從現在起，你就是韋今虎！

桂 那不就成了你的丈夫！

荷 那是另外一件事，回頭你就打個電報呈報，你打死了一個部下自請處分。

皮 這可萬萬不能這麼做！

荷 不能做就叫莊以誠抵命！

桂 這……

誠 我怎麼能給他抵命，這犯不上呀！

桂 你殺了人還有什麼犯得上，犯不上？

荷 還有一件要緊的事？

皮 什麼？

荷 我們趕快去追回老爺子！

誠 你怎麼還沒有忘記你的老爺子？

荷 怎麼！他是我的父親呀！走！

幕

第
四
幕

時間 兩天之後。

佈景

農場外圍後面樹木茂盛，遠山隱約。右首有一小土地廟，極小，須俯身方能入內跪拜。廟外有一竹蓆棚，棚內有小桌與長凳，爲農場更夫守夜巡更休息之所。左首後方爲上山的山崗，由平地蜿蜒上昇的山道，台下只能看見起始的一段，通入後台，但半山上的道路和山頂上的房屋却隱約可見。左首爲通外面大路的崎嶇小道，有茂密的樹木掩蔽着。

幕啓時，雷聲隆隆，大雨如注，台上漆黑一片，只有蓆棚下掛着一盞路燈，半明半滅，在風中搖曳。

更夫打上，取桌上的酒瓶，喝了一口酒，取蓆衣穿上，又打三更出。

一聲雷鳴，在閃電光下，看見襄尊夾着首飾箱蹣跚着跌進來。他的衣服破爛，頭上散着白髮，足上少了一只鞋子，混身水淋淋的倒在泥地上。他爬起來，很痛苦的爬起來。

襄

風呀，你們盡量的吹呀，把世界上凶惡的人都吹個精光。雷呀，你打得越響越好，把這班利慾熏心的人都打醒或是打死。雨呀，下得越大越好，把這個罪大惡極的世界沖得乾乾淨淨，我決不怪你們兇狠，因爲你們不是我的女兒，不過你們幫着我的兩個兇惡的女兒來欺侮我，磨難我，

苦我這孤苦伶仃白髮蒼蒼的老人，喔，太沒有天理了！

（昔亭在外面喊叫）

昔聲 老爺！老爺！

（襄逃來逃去）

襄 說不定是我的女兒追上來了。

（他跌倒在山崗下，爬不起來。昔亭上）

昔 老爺，慢點走！啊呀！老爺，您怎麼啦！您得小心呀！噢，那兒有一個土地廟，我們到那兒去躲躲風雨，息息腳再走。

襄 什麼？土地廟？土地公公也是夠可憐的了，那麼大的年紀，孤零零一個人在這兒看守這些荒山，讓我進去問問，他是不是也是給女兒趕出來的，說不定他也是。

昔 好，那麼進去躲一躲罷。

（襄尊俯身進廟，坐在拜墊上，與土地神點頭點腦的密談，昔亭脫下一件衣服，裹在襄尊的身上。昔亭回出來取行李進來）

昔 您有兩天兩晚沒有休息了，有兩天兩晚沒有吃東西了，您還是好好的休息一會兒，這兒是什麼地方呀！下這麼大的雨，看也看不見。老爺，我看您還是在這兒息一夜，等天亮了再說。可是這

兒沒有吃的，怎麼辦！我還是去問個訊。老爺，我去問個訊，您在這兒坐一會，我就來，您別走開，我相信我們沒有走錯呀！怎麼越走越荒野，連一份人家都沒有，喔好了，那兒有一點兒燈光了！老爺我去就來！（下）

（雷電交加，又一陣傾盆大雨，把向土地公公顛頭顛腦的囊尊，激得發瘋了。他從土地廟裏衝出來，首飾箱落在外面的小桌上，在雨地裏亂走）

囊 土地公公，你的話一點不錯，暴風雨總要過去的，天亮就在眼前。上天降下這樣的大風雨，正所以驚醒一班犯罪的人，十惡不赦的我的兩個女兒。你不要以為世界是你們的啦，你們可以為所欲為，你聽，現在天在發怒了，還不趕快懺悔，你們躲到那兒去？（好像看見他的兩個女兒）你們不要笑我，你們以為我雨淋雷打，又飢又冷是苦麼？比之在你們家裏舒服得多啦！壞的給更壞的遮蓋過，壞的也就不覺得壞了。土地公公，你說什麼？罪犯帶齊了好，擊鼓升堂！（拉長的衙役呼聲）師爺請坐，這位師爺，這邊請坐，先提主犯黎荷珍上，跪下，你叫什麼名字？好一個沒良心兇狠的女兒！你這不孝的東西！先拖下去掌嘴，再提幫犯黎桂珍！你不跪！你逃！你逃到那兒去？我非把你抓住不可！（他追下台去）

（更夫打更的聲音由遠漸近。更夫走入草棚，喝酒，發現酒已經給人喝空。）

打 什麼？誰喝了我的酒？

（此時聽見襄尊在外面狂笑，蹣跚着官步進來。他頭上戴着一頂鄉下人的氈帽，帽上插了些花朵和一支冬青當花翎，身上也披了許多樹葉，仰天大笑，跳跳蹦蹦而來，到了台前，他恭恭謹謹，如見皇上，拉拉袖口，摸摸花翎，擦袍跪下去。）

襄 萬歲，萬萬歲，臣太子少保賞帶雙眼花翎兩廣總督黎。

打 你是誰？你是誰？

襄 臣太子少保賞帶雙眼花翎兩廣總督黎尊見駕。（拜下去）謝恩。（上面是他回憶到四十年前致

中翰林後見駕時的情形）啊呀，不得了，義和團來了，快躲快躲！不用怕，不用怕，這都是朝廷昏庸之故，我們要奏明皇上！什麼，什麼，一個死人死得好慘呀！亂哄哄的什麼事？好好，有種，大家起來，好，打得好！啊呀，子彈來了，快走，快走。（他拉了更夫就走。）

打 喂，老先生，你倒底怎麼啦？你給雷嚇糊塗了麼？

襄 我什麼也不怕，一個人應該有血氣，有勇敢的精神！哈，我的大女兒來了，她有了鬚鬚？二女兒也來了，她們當我一條狗，哄我，騙我，我說「是」，她們也說「是」，我說「不是」，她們也說「不是」。好啦，現在我給雨淋得濕透了，給風吹得發抖了，雷電把我打醒了，原來她們都是騙子，毒蛇，狐狸精，我是兩廣總督，你有什麼事？把手摺呈上來，你知道一個人為什麼生下來就要哭？因為人人都怕進這個世界，因為這個世界上的人不是騙子，就是傻瓜！

打 老先生，你坐下來，勸一勸。

襄 我們走起路來要一點沒有聲音，我們偷偷的偷偷的過去，走到我兩個女兒的後面，就拿出刀來殺，殺，殺！（跌倒在地上）

打 （扶他起來坐下）老先生，你靜一會兒罷。

（外面風雨平靜了一點，他的瘋病也發過了，也平靜一點了）

打 老先生，你心裏有事，你有孩子嗎？

襄 什麼？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打 是呀，你有孩子麼？

襄 嫁的嫁了！走的走了，三個女兒一個也沒有了！

打 你有三個女兒，你的女兒現在都在什麼地方？下這麼大的雨，你要到那兒去，就是你一個人麼？

（襄以指示）一個人麼？

襄 阿亭，阿亭，阿亭！

打 阿亭是誰？

襄 阿亭，阿亭！

打 阿亭，阿亭是誰啊！真倒霉碰到一個瘋子！

裏 你是阿亭麼？你是阿亭，你剛才到什麼地方去了？你找着我的三女兒了麼？章純規你看見了沒有？

打 什麼？

裏 章純規你看見了沒有？

打 看見的，看見的，章純規章先生你認得？

裏 你看見了三姑娘沒有？

打 章純規你認識不認識？

裏 我問你，我的三女兒，你看見沒有？

打 章先生是我的東家！

裏 我是你的東家！

打 真弄不清楚，啊呀！剛才你說姓什麼？姓泰，唔，姓黎！

裏 黎！

打 我們東家太太也姓黎，你跟章先生是親戚麼？

裏 親戚，我沒有親戚，我只有一个女兒，三女兒！

打 三女兒！嚶！我們東家太太是你的三女兒，是不是？

襄 不是！我是東家，我的女兒是三小姐！

打 等天亮再說吧！（雷聲。昔亭由山崗上跑下）

昔 老爺！老爺！這正是三小姐的地方，三姑娘，三姑爺都找着了！他們都在來了！

襄 我是東家，我的女兒是三小姐！你知道麼？

昔 我知道，老爺，我是阿亭呀！（閃電）

打 你就是阿亭？

昔 是的！我是阿亭！

打 噢！

昔 老爺！老爺！他們在來了！三小姐，老爺在這兒！（梅珍與章純規由山崗上下來）

梅 賈先生！賈先生！爸爸在那兒？（襄尊聞聲，躲至草棚角上去）

昔 在這兒，在這兒！

章 在那兒！

梅 爸爸！爸爸！純規，你來呀！（純規和梅珍扶襄尊坐）爸爸！（哭）

昔 三小姐，老太爺氣瘋了！今天找到你們兩位，我也可以放心了！

梅 他瘋了！怪不得他不理我。爸爸！他睡熟了！你看他一頭雪白的頭髮，就是他不是我姐姐的父親，

看了他白髮蒼蒼也該可憐可憐他罷！他從小到老從來沒有吃過這樣的苦，在大風雨中漆黑的晚上，竟至無家可歸，在這樣的天氣，穿這樣單薄的衣裳，想不到我生身的父親倒坐在荒山野地裏受風雨的侵害，這也是我的不孝害了爸爸。

章 梅珍，我看還是請爸爸先回家去再說！

昔 對！

章 來人啊！扶老太爺上山！

打 我來扶老太爺去。（襄尊不要他們扶，跑開）

梅 爸爸，你真的不認識我了嗎？

襄 你們是誰呀？我在做夢麼？我在什麼地方？你們不是樹林裏的神仙麼？我怎麼可以在這樣狼狽的情形下給人家看見呢？

梅 爸爸，你仔細看一看我，你連女兒都不認得了麼？我是你的梅珍呀！

襄 你不要騙我，我是個七十多歲的老頭，快進墳墓的啦，我心地正直，沒有一點為難你們的意思！

昔 老爺，她是三姑娘，三姑娘也在這兒，我們都有救了！

襄 有救了！三姑娘！三姑娘！你爲什麼要哭呀？你爲什麼哭得那麼傷心？難道你也把家產分給你們的女兒了麼？世界上再沒有比這個更傷心的了！

梅 爸爸！

裏 阿亭，我看是的，你難道這麼傻，替自己不留一點兒麼？

梅 爸爸！

裏 我替你咒你的兩個女兒，總有一天要受到報應的。

昔 老爺，她年紀很青，還沒有生女兒呢？

裏 混蛋，你騙我幹什麼？她不是爲女兒不孝，決不會哭得那麼傷心的！不孝的女兒吃父母的心血，

父母還要爲她們憂傷而死，慘慘！

昔 老爺，她是你三小姐梅珍，你不認識麼？

裏 你說什麼？

昔 我說你的三女兒梅珍小姐。

裏 你說我去找三女兒梅珍麼？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好意思去，我太對不起她啦。我情願餓死在荒

野，決不好意思再去找她；我沒有臉去找她。

昔 她是最孝你的。

裏 我想是的，也是我自己不好，把她趕出去，一點家產也沒有給她，她現在也許不肯收留我啦。

梅 爸爸，我就是你的三女兒！有什麼話回了家再說，我願意把所有一切都獻給爸爸，純規，你來對

爸爸說幾句呀！

章 爸爸，我們雖然窮一點，並且在這荒山野地，沒有好東西孝敬爸爸，但是我們的一切都是爸爸的！我是純規，章純規……

襄 純規，章純規，梅珍……

梅 是我呀！爸爸，你跟我回去，回到我家裏去罷！

襄 你要我去，我不能去，你們應該恨我，你應該給我毒藥吃，讓我安安靜靜的死去，你的姐姐恨我一點道理也沒有，你們恨我，是有充足理由的！

梅 爸爸，我們始終沒有恨過你。

章 我們只有愛你。

梅 爸爸，這不是母親的首飾盒子麼？（指桌上的首飾箱）

襄 （搶過來夾在手臂下）我要給我的三女兒的！

昔 老爺，這就是三姑娘。

襄 梅珍，梅珍，我不是在做夢！

梅 爸爸一點也不做夢。

襄 梅珍！

梅 爸爸！
(父女相抱大哭)

章 快扶老太爺上山呀！

梅 爸爸請上山去吧！

襄 阿亭，阿亭！

昔 是，老爺！

襄 我去得麼？

梅 爸爸，他不是阿亭！他是賈昔亭賈老先生。

襄 昔亭，是你。

昔 是我，襄翁。
(去掉假髮假鬚)

襄 是你扮成了我的傭人，是你爲我受盡千辛萬苦，在風雨中一路上不知救了我多少次。

昔 這是應該的！

襄 梅珍，昔亭真是我的恩人，昔亭，我謝謝你，昔亭我謝……
(跪下，亭昔扶住)昔亭，我去得麼？

昔 去得！去得！

襄 我怕啊！
(衆扶襄上山崗下)

章 梅珍，不要難過吧！
(打更的要跟着上山崗，純規喊住) 噯！你上那兒去！

打我送老太爺上山去！
章用不着你去，你還是在這兒打更。

襄（在內）梅珍……

梅 嚶！（梅珍與純規下。打更的取鑼打更由右下。台上靜寂半齣。左首外面有汽車喇叭聲）

皮聲 是這條路嗎？

荷聲 是這條道，你瞧那兒有個土地廟（上）到了這個土地廟就到他們的農場了（在路上一絆）

皮（上）你走好呀！（在路上一絆）

荷 你自己當心得啦！

皮 天下了雨，路又不平，道又滑，汽車又是那麼小，坐在裏頭不用說不舒服，把屁股都顛痛了！

荷 少說廢話，把電筒照一照那是什麼東西？！唔！是一個蓆棚，咱們先到那兒去歇一歇，你先把王德

勝叫來！

皮 王得勝！

（王得勝上）

王 是！

荷 王得勝！你打這條山路上去，到農園裏去，告訴他們說韋局長跟太太打這兒經過，我有要緊事

跟他們說，請他們的東家下山來一趟。回來，請他們的東家跟太太一塊兒下來，還有，要是老太爺在他們那兒的話，連老太爺一塊兒請下來！

王 是。(下)

皮 大小姐！

荷 不要再叫我大小姐！叫我荷珍好了！

皮 荷珍，這個把戲我實在玩不下去，我怕，他們將來一定會知道我是冒充局長！

荷 只要眼前抓着實權，讓他們知道也沒有關係！

皮 對不起大小姐，我不想幹了！

荷 你一定要幹的！

皮 你要是一定要幹，請你找個別人罷！

荷 現在已經勢成騎虎，不能不幹下去，一切由我來安排，有苦同當，有福同享！

皮 回頭三小姐來了！她一看就會看出來的！

荷 她來了，你就到土地廟後面去，不要在這兒！

皮 那也好，我還是先躲起來罷！

荷 慌什麼呀！我告訴你，你要是先拆我的台，我就先打死你。(取槍)

皮 你不要打死我，你要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

荷 那麼你就先拿出一點精神出來！

皮 是！

荷 你到車子上把我們帶來的啤酒，你自己去拿過來。

皮 是，我去叫車夫拿過來！

荷 不行，要你自己去拿！

皮 那爲什麼？

荷 因爲我們在這兒做什麼事，不能讓外頭人看見。（皮欲走）回來，你告訴開車的，要是二妹跟以誠坐洋車趕到，就告訴他們打這條路進來。（皮下。打更的打更上）

打 （看見草棚內換了一個太太，吃了一驚）噫！這位太太怎麼了？

荷 怎麼樣？

打 您要息息腿嗎？

荷 我問你，你是這兒打更的麼？

打 呀？

荷 你是這兒打更的麼？

打 是的！是的！

荷 這兒是章純規的農園麼？

打 是的！這兒是農園的外圍！

荷 你沒有事，到裏邊去息着去罷！

打 我說這位太太，您是來找我們東家的麼？

荷 唔！

打 我們東家剛才來過了！

荷 來過了！什麼時候來過？

打 剛才。剛才還有一位老先生到這兒來！

荷 什麼？一位老先生？

打 這位老先生是我們東家太太的老太爺。

荷 東家太太的老太爺，怎麼樣？

打 這會兒接上山去啦！

荷 接上山去了！這可巧了！謝謝你，（半嚮）勞你駕，就煩你上山去一趟，請你們東家太太和老太爺

一塊兒到這兒來，務必請他們到這兒來，他們要不來，我就上山找他們去，這個你拿着。（取錢）

給打更的)拿着呀!

打 (取錢) 太太,您是大小姐,我們東家太太是三小姐,是嗎?(下)

皮 (提筐上)都拿來了!好沉呀!他們還沒有下來?

荷 唔!

皮 連王得勝也沒有下來?

荷 唔!

皮 要是老太爺不在這兒,我們不是白跑了一趟!

荷 唔!

皮 我先開一瓶!

荷 忙什麼呀!

皮 不等一等。(抽烟)你要抽煙嗎?

荷 (搖頭)望騰!

皮 是,是。

荷 我想今虎的死不是死在以誠手裏。

皮 他不是給以誠打死的麼?

荷 是死在你手裏。

皮 這打那兒說起！

荷 我丈夫不是爲你死的麼？唔？你說！

皮 也可以這麼說！

荷 你害死了我丈夫，我不但不怨你，並且成全了你，我爲什麼要冒這麼大的險，也無非是爲了你，你一下子就做了局長，作了官，一個男人平空得了家產，老婆，權勢，你還不滿足嗎？

皮 我？

荷 唔！不滿足？

皮 滿足，滿足！

荷 哼！我告訴你，你要是再跟二妹藕斷絲連，我就不饒了你！

(王得勝上)

王 太太，章先生跟三小姐都睡了，有什麼事情請太太明天再來，還有老太爺不在這兒！

皮 果然沒在這兒！

荷 知道了，你先到公路口等着去！

王 是。(下)

皮 我們可以回去了！

荷 你又忙什麼？

皮 梅珍夫妻倆都睡了，老太爺也不在這兒，我們還乾等着幹什麼？

荷 我不回去，他們要是不下來，我就上山去找他們去。你就等在這兒！

皮 好等等，等到天亮！

荷 你能等到天亮，我可不耐煩等到天亮，我要沒有一點計算，我到這兒來都是白費的。

皮 人家都睡了！再有計算也沒有用！

荷 你等着瞧吧！（走近山崗，看有人下來，即回入草棚）

皮 嚶，有人來了！（打更的上）

荷 快坐下！

打 嚶！（發現又多了一個人，驚異）太太，我們東家在下來了！

荷 東家下來了麼？

打 東家跟太太一塊兒下來了！

荷 老太爺呢？

打 沒有。

荷 沒有？

打 (把錢鈔還給荷珍) 這個我不要！

荷 爲什麼不要？

打 東家不許我要(見皮) 先生你找誰？

皮 我？

荷 望騰到裏面去！

皮 唔我……(由土地廟後面下)

打 (上山崗)來了！

(純規梅珍上)

章 大姐一個人在梅珍。

荷 唷！妹夫，三妹，你想不到我會來吧？我本來要上山去，因爲道不熟路又不好走，所以請你們下來！

章 到是真沒想到，爲什麼不先送個訊來，我們好在公路上接您上山呢。

荷 是啊！我也是臨時想到。

章 有什麼事麼？

荷 我是路過這兒，順便來看看你們。還有，我是來找爸爸的！

章 他沒有在這兒呀！

荷 沒有在這兒？三妹幹麼不說話呀？生我的氣麼？我們老沒見了，離得又是這麼遠！我老沒有來看您，您也該來看看姐姐我呀！

梅 純規，我們回去罷！

荷 這怎麼了？姐姐得罪你了麼？爲什麼這麼生氣呢？三更半夜攪了你們啦，吵了你們啦？

章 沒什麼！沒什麼！

荷 那就得了！我們姐兒倆坐在這兒談談罷！（梅不理）難道我還不該來麼？

梅 大姐，你是不該來的！你今兒個不來，我明兒個也要找你去！

荷 那就好了！我們就在這兒談談罷！（拉梅坐。向打更的）你還是拿去罷，我剛才托他送個信兒，給他五塊錢，他不要，叫他拿了罷！

梅 拿着罷！

打 謝謝（拿錢）

荷 是他說的老爺子到這兒來了，怎麼妹夫說不在這兒？

章 是這樣的。我覺得爸爸在這兒，不在這兒，跟大姐是沒有什麼關係，也許爸爸給大姐添了許多麻煩，所以我們說他不在這兒，也許可以給大姐省很多麻煩。

荷 唷！聽你們的話，好像爸爸跟你們說了些什麼？其實鬧一點家務事，這算得了什麼，從前我們姊

妹幾個，不是常跟爸爸生氣嗎？三妹，你說是嗎？

梅 大姐，剛才下了雨，這兒離城裏差不多有五十多里路，大姐是怎麼來的？

荷 我？我是坐汽車來的！

梅 沒有淋着雨？

荷 沒有淋着！

梅 你是一個人來的麼？

荷 哦！我是一個人來的！

打 太太還有一位……

梅 還有一位？

荷 唔！我倒給忘了！

梅 是誰呀？

荷 還不是今虎麼！

章 快請他來！

荷 這……他到週圍去看看，一會兒就會來的，不用去找了！

章 這倒失迎了！你到山上去拿一個熱水瓶下來，再帶幾個杯子！

荷 杯子，我這兒有，到野外旅行我還帶了幾瓶啤酒，白蘭地！

梅 大姐的興緻真好呀！

荷 我們住在城裏空氣又不好，不比三妹住在鄉下，享着田園清福，我告訴你，我待在城裏真待膩了！

梅 那就是了，想必爸爸在城裏也待膩了，所以半夜裏冒着大雨到這兒來享受清福了！

荷 這可是你的不是，無論如何，今兒個是我來找你，你怎麼左一句右一句的老是話裏帶着刺兒，好像我有什麼不是似的。

梅 你難道沒有不是麼？你是怎樣對待爸爸，爲什麼要讓他在大雨底下爬山越嶺，跑了出來，雨淋風打，忍飢挨餓，把一個頭髮雪白的爸爸氣得發瘋，病到半死，手破腳爛，遍體鱗傷，兩天兩夜連一口水都沒有喝，難道城裏的空氣真是這麼壞，要到這兒來享清福麼？

荷 唷！這我可擔當不起呀！我惹爸爸生氣是有的！可是爸爸要走又有誰攔得住他？三妹，爸爸的脾氣你是知道的！

章 那末爸爸到二姐那兒，又是誰攆他走的！

荷 唷！瞧這筆賬都算到我頭上來了！爸爸現在是住在你們這兒，明兒爸爸走了，這賬也算到我頭

上來？

梅 我不跟你講這些個，爸爸現在是住在我們這兒，爸爸明兒個走不走你就甭管了，我要問的是：你半夜三更到野外旅行是爲了什麼，你路過這兒，把我們找下山來又是爲了什麼？

荷 要你們下來好說話呀！

梅 我看你還有什麼話說？

荷 三妹，我說到野外旅行是隨便說的一句瞎話，我來找爸爸倒是真的！

梅 怎麼？你還不能放過爸爸？

荷 我知道我是錯了！我不該讓爸爸生這麼大的氣，我今天到這兒來是請罪來的，求爸爸原諒來的！我要把他老人家接回去，我這點兒誠心，你還不相信？

梅 純規，你聽見了沒有？

章 我跟大姐是客氣的！我不能說什麼話，照我的意思今天晚上無論如何不能談，要談明兒到城裏去再談罷！

梅 大姐你聽見了沒有？

荷 那又何必呢？這又不是大不了的事，談什麼呀！你去把爸爸請下山來，我把爸爸接上汽車一塊兒進城去不就完了麼？

章 事情沒有這麼容易！(上山崗)

荷 妹夫要你氣什麼？這是我們姊妹倆的家事！

章 因為現在爸爸是在我這兒！

荷 那倒要謝謝你！

梅 大姐，爸爸總是要進城的！等到明兒個，我和他陪爸爸一塊兒去，到那時候再來找你！

荷 再來找我，難道這麼會功夫，你們已經商量出什麼辦法來對付我麼？告訴你，姐姐可不怕呀！

梅 我們還有什麼辦法來對付你呀？不過我們是求個公道罷了！

章 梅珍，我們回去了！

梅 對了！爸爸知道你來了，氣得要下山來，我們不讓他來，他急得直跳腳，我們還是回去，讓爸爸早些睡罷！

荷 三妹！我們不能再談會兒麼？

梅 沒有什麼好談！

荷 不談這些了！你不能陪我坐會兒，等今虎來了再走嗎？

章 電筒你拿着，我先走了！(純規下)

梅 我跟你一塊去！(上山崗)

荷 三妹！(梅珍回下山崗)

梅 大姐，爸爸的家產都分給了你和二姐，你也該滿足了！爸爸就是一個人他能夠化你們多少，你們偏要虐待他。

荷 這怎麼說得上虐待？

梅 我要責備你也太晚了！

荷 是啊！太晚了！當初要不跟爸爸嘔氣，你不也有一份家產嗎？

梅 大姐！姊妹三個也數你最能幹，我說不過你，剛才純規在這兒，我有一句話我不好意思說你！

荷 你也有什麼不好意思說的？

梅 我是不好意思說，我不但覺得不好意思說，並且還覺得十分慚愧。你沒有聽見剛才純規說，現在爸爸住在他那兒，爸爸爲什麼要住在他那兒？爸爸有那麼些家產，有那麼些房子，有你大姐，又有二姐，還是短了吃的用的穿的，讓他老人家孤苦伶仃，狼狽不堪，有家回不得，跑到這荒山野地裏來。你跟我想想，我在純規面前怎麼做人，三姐妹，兩個姐姐是那樣子，我們一家子都會給他看不起，無論給什麼人知道都不像一句話！

荷 純規真是那樣人麼？就是我跟二姐不好，還有你三妹呢！難道純規還能瞧不起你麼？三妹話已經說了不少了，你趕快把爸爸請下來，讓我接他回去！

梅 不成！

荷 爲什麼不成？

梅 你自己知道爲什麼，你知道你爲什麼來追爸爸，你難道真的來向爸爸請罪麼？你是怕爸爸告

你，你是怕爸爸收回家產。（荷珍大笑）怎麼，我說得不對嗎？

荷 不對！爸爸這點家產是吃得完用得完，我不希罕。（笑）

梅 奸笑！

荷 怎麼你罵我？

梅 嘿！我不看你是我大姐，我不但要罵你，還要打你呢！

荷 你要打，你打呀！（梅珍衝過去要打，但她沒有打到，反被荷伸手打了一下耳光，踉踉跄跄退回來）我告

訴你，我算耐足了性子，就憑你這點，你跟我鬥什麼？就是我讓了你，今虎也不肯讓你，我接不回

去，搶都搶了回去！

梅 好！那你就搶吧！只要你有本事進得了我的農園！

荷 哼！甭說你這小小的農園，就是銅牆鐵壁我把它踩都踩平了！

梅 好！我等着你，你現在給我請吧！

荷 這可由不得你，我自己來的，就得我自己走！

梅 你不走，我有權力攆你走！

荷 哼！王得勝，王得勝！

(皮望騰由後跑上)

皮 叫王得勝幹麼？

荷 今虎，不管你的事？

梅 皮望騰！

皮 三小姐。

梅 你來幹什麼？

皮 我陪大小姐來的！(梅打皮耳光，向山崗走去)

荷 三妹，你要那末便性子，你要吃虧的！

梅 反正我不能讓爸爸給你們接回去，你有什麼手段，你使出來好了！(下)

(桂珍，以誠上)

桂 三妹，三妹！大姐怎麼了？

荷 我今天要不接了爸爸回去，我就不做人了。

誠 禍越闖越大了，這怎麼得了，怎麼得了？

荷 望騰！這是今虎的片子，現在就算是你的片子，叫王得勝到附近警察局叫幾個弟兄來，快去！

皮 這爲什麼？

荷 你不用管，我要用！

桂 大姐！大姐，你何必這麼大幹呢？將來怎麼收場呢？

荷 一不做，二不休，要幹幹個澈底。

桂 這件事傳出去，大姐怎麼對付呢？

荷 這還不容易，只要輕輕的加章純規一個罪名，誰敢替他們放一個屁！

桂 大姐真利害，誰都會怕你！

荷 怎麼？

桂 我累了！

荷 那麼就在這兒息息！

誠 唉！想不到骨肉之間自相殘殺，世風日下，至於斯極，嗚呼！

荷 你在嘮叨些什麼！好像跟你都沒關係似的。

誠 我除讀書之外，我無所好，除吃飯睡覺之外，我無所求，當然與我沒關係！

荷 (冷笑) 跟你沒有關係！今虎是你殺死的！你殺死了我的丈夫，應該抵罪，應該償命，只要我去一

出頭，看你還有關係沒關係！

桂 大姐你別生氣，他不會說話！

荷 我告訴你，你的性命全在我手裏捻着咧！

桂 大姐爸爸是在三妹這兒？

荷 是的，在這兒！唔！二妹待一會兒爸爸下來，你幫我勸他跟我一塊兒回去，還有那個首飾盒子，你

別忘了問他要！

桂 唔，大姐，我要來了都給你，都給你好了！

荷 嘿！這是什麼話？

桂 沒有什麼！大姐，得能手時且能手，事情到了這步田地，不要太過分了。

荷 你這是什麼意思？

桂 我是這樣想！爸爸現在既然是到了三妹這兒，過去的事情讓他過去罷，不要再在姊妹之間起什麼衝突。我們已經得罪了爸爸，何必再去得罪三妹呢？我們仔細想想爭來爭去到底是爲了什麼？剛才大姐夫死在我家裏，靠了你姐姐的力量，靠着做官的勢力，糊裏糊塗的瞞過了這血案，雖然是在兵荒馬亂的時候是沒有什麼人來追究這件事，可是一波未了，再起一波，要是引起什麼事來，不是更不得了麼？

荷 有什麼不得了！得罪了父親，得罪了三妹，鬧來鬧去還不都是一家的事，至於今虎的死，只要我不出頭，瞞過了一時也就沒什麼事了！爸爸反正老了！只要在他沒有歸天以前，我們守得住！我們現在有的產業，不要說再得罪三妹，就是再殺幾個人也值得一幹的！

桂 大姐你的話我不懂！

荷 你是聰明人呀！

桂 大姐再殺幾個人殺誰呀？

荷 那就要看誰擋着我的路。

(皮望騰上)

皮 荷珍，我已經派人去叫了！

荷 開啤酒！

皮 是！

荷 慢着，等一等，我有幾句話跟你說，跟我來。(荷珍走至廟後處)來呀！(荷皮下)

桂 以誠，千不該萬不該，你不該打死章今虎呀！

誠 章今虎不是我打死的，而是他要打死我，我完全是爲了自衛而殺人，這是你死我活的事情，不是荷珍做寡婦就是你桂珍做寡婦！

桂 還是我做寡婦的好！

誠 怎麼？你要我死！

桂 書獃子！現在禍越闖越大了！事情還不知道怎樣結束，天快亮了，待在這兒荒山野地不知道爲了些什麼？

誠 好了！等荷珍去攪罷！反正我們只好跟着她走了！（打更的捧水瓶上）

桂 有人來了！

打 太太真對不起，開水現煮起來，所以來晚了！讓您太太等久了！真對不起，（見換了二人）呀？不是的，又換了兩個人，剛才那兩位呢？

誠 哦！他們到後面去了！

打 開水您先喝起來，我去找他們去！

誠 我倒真的口渴了，沒有杯子！

桂 （正在翻筐子）這兒有杯子，（拿出杯子）都是些什麼，啤酒，麵包，白蘭地……（忽發現一小紙包，拿出看後，放進皮夾，但半響又拿出放回筐內，跑近以誠）

誠 你要喝嗎？（桂搖頭，桂再回到筐旁，取小包放入皮夾）

誠 （看見翻筐）你翻什麼呀？

桂 沒有什麼。(打更的上)

打 那兩位我找到了，已經在來了！(荷皮上)

荷 記住了沒有？記住了呀！

皮 記住了！

誠 大姐，請來喝點開水呀！

荷 我不喝，誰動過我的筐子了！

桂 哦！是我剛才拿了一個杯子！

皮 噢！你給我一個杯子，我要喝一點水，不，還是啤酒吧！開一瓶啤酒，這兒有瓶白蘭地。

荷 別動，等爸爸下來再說。

皮 讓我先喝一杯去去寒，壯壯膽。

荷 瞧你這個人一點用處都沒有！

皮 不是我沒用，實在是給你支使得我心裏撲通撲通直跳，心裏有點發慌！(王得勝上)

王 報告局長，這兒警察局派一位巡長跟兩個弟兄來了！

皮 怎麼辦？

荷 又忘了！我怎麼告訴你，你怎麼對他們說。

(巡長及二弟兄上)

長 那一位是韋局長？

皮 是我！

長 韋局長有什麼事？

皮 你貴姓？

長 賤姓趙！

皮 噢！趙巡長！

長 不敢當！

皮 哦……

荷 說呀！

皮 趙巡長有點小事想請你幫忙，我有一位親戚上了點年紀，境况不大好，犯了……

荷 (提示) 神經病。

皮 是神經病，精神錯亂。(小聲向荷) 是麼？簡直是發瘋。昨天在我家裏逃了出來，並且還帶走了我太太的首飾盒子。(向荷低聲) 是吧！就躲在這山上的農園裏，是我找到這兒來，想把他接回去，

可是農園裏頭的人看他帶着首飾盒子就把他……

荷 (提示) 把他軟禁起來。

皮 是軟禁起來，不給他出來，我三番兩次的去接他出來，他們老不放，連大門都不讓我進去。我想非借重警察局的力量不能找回我的親戚，跟拿回我太太的首飾盒子！

長 這容易！山上的農園好像是一個姓章的開的，是麼？

皮 噢！是的！

長 好！我就帶兩個弟兄替您走一趟。

皮 費心，辦好了重重的……

荷 重重的謝你！

長 好說，韋局長！(向山崗上去)

皮 (荷向皮耳語後) 可是，可是我那親戚是個瘋子，脾氣很大。那姓章的又蠻不講理，必要時恐怕趙巡長還得用點武力！

長 噢！這個我看着辦罷！

皮 費心，費心。(巡長與兩弟兄下)

桂 大姐，你怎麼可以這樣做呢？怎麼對得起爸爸！

荷 你不要管。

長 (又回) 請示韋局長，那個瘋子是您什麼親戚？

皮 噢！這個……

荷 那你就甭管了，就煩你走一趟好了！(巡長下)

誠 (大聲地) 我要喝酒。

荷 不許動我的筐子！

桂 大姐，你這算是什麼呢！你這不是叫警察去逮捕我們的爸爸麼？就是三妹不肯放爸爸下來，我們上山去求，也得把爸爸求下來！

荷 那不太麻煩了麼？

桂 你怕麻煩，我不怕麻煩，我上山去走一趟好了，以誠跟我來！

荷 站住！你要是破壞我的計劃，回頭我就當着警察的面宣佈你的丈夫是殺人犯，叫他給今虎償命！

誠 好，大姐，你真好利害，難道你真以為每一個人的性命，都捻在你的手裏，大不了我替今虎償命，一命抵一命還有什麼呢？難道你能讓桂珍梅珍跟章純規都給今虎償命嗎？好讓你大姑奶奶一個人獨霸一家子的家產，獨享着人間的富貴嗎？我看你如果真的如了願，你也頂多捧定了這個不要臉的皮望騰！做一個不三不四的闊太太，你拿抵命來要吓我，我可不怕死，我自己來

宣佈（跑上山）趙巡長，趙巡長回來，我是殺人犯，殺死今虎的是我；山上沒有什麼瘋子，這兒倒有一個冒充的局長，一個騙子，一個強盜！

桂 以誠！以誠！你這是何必呢？大姐要怎樣就怎樣，你不是說犯不上給今虎抵命嗎？

皮 以誠兄，有話好說，你請下來，以誠，你不要喝酒麼？我陪你喝好了！又何必認真呢！

荷 （冷笑）真是書獃子，何必急到這樣！常言道，人急了吊樑，狗急了跳牆，我是和你說着玩的。（翻

筐子取杯子，啤酒等，忽發現小紙包不見）二妹，剛才不是你動過這個筐子嗎？

桂 唔！我就拿了一個杯子。

荷 你看見這筐子裏一個小紙包了麼？

桂 沒有看見。什麼小紙包呀？

荷 真的沒有看見？

桂 真的沒有看見。大姐，是要緊東西麼？（站起把皮夾放在石頭上）

荷 噢！沒有什麼，是一瓶胃藥，沒什麼要緊！（桂才放心，看了看皮夾，荷見桂神態可疑，急上前搶皮夾，取出

小紙包）這不是那小紙包嗎？怎麼在你的皮包裏呢？

桂 這……這……這是我檢着的！

荷 檢着的？我掉在那兒，你又是那兒檢着的！

桂 哪……在那兒，在那兒。（隨便指着地上）

荷 好想不到，你也跟我鬥起來了！

桂 我沒跟大姐鬥，我剛才檢着的時候，忘了告訴你，就算我錯了！

荷 好，本來沒有什麼！我們姐兒倆還能——

皮 好了！好了！你們姐兒倆總是一條心，小事，小事！（山上有鑼聲）喝酒，喝酒，白蘭地，（倒酒）荷珍，你喝一杯嗎？

荷 不要！不要！給我一杯罷！（人聲，鑼聲更近）

桂 爲什麼打鑼，山上怎麼啦，以誠，你來看。（桂和誠上山崗。打更的由土地廟後上）

打 怎麼，怎麼？山上打架（上山崗）

桂 大姐，你看到底是闖了禍，以誠，我們上去！

皮 唉！唉！

（荷背着衆人放毒藥於杯中）

（桂由山崗上跑下，剛好看見荷放毒藥，把紙包丟在地上）

桂 大姊，爸爸給他們拖下來了！（人聲漸近）

皮 這回可把老爺子給請下來了！

誠（下來）那兒是請下來，是抓犯人似的抓下來，我們走吧！（拖桂走，桂因見荷下毒，不肯走，但已被誠拉過去。趙巡長夾着首飾箱先下來。二弟兄拖襄尊下，後隨梅、章、佃工等）

荷 爸爸，趙巡長，咱們上汽車吧！（欲走被章攔）

章 局長太太，你的神通也太大了，你以為仗了做官勢力利用警察就可以把老爺子當囚犯帶走！（鑼聲更甚）你聽現在在敲鑼，在十分鐘內這山前山後集合起來，至少也有百兒八十人。就是把老爺子帶到局子裏去，我們也能救他回來，你要講理，現在還不晚，你要動勢力，衆怒難犯，惹起了公憤，就是警察也不能保護你。

襄 讓他帶我去好了！

梅 爸爸憑什麼呀？

荷 唷！我怎麼想到鬧出這麼嚴重的事，趙巡長，你太魯莽了，爸爸，你受驚了嗎？

長 韋局長到底怎麼回事？瘋子給你帶下山來，首飾盒子也帶來了！任務都辦妥，剛才章先生的話，好像其中還有什麼問題，到底怎麼一回事，韋局長？

皮 這個，這個……

長 梅 韋局長他不是韋局長他姓皮，叫皮望騰！
長 啊！

荷 趙巡長，你別誤會，我是韋局長的太太，他是我的秘書。

長 好！我這不管了！首飾盒了你拿去。局長太太還有什麼吩咐麼？

襄 什麼？你的首飾盒子，這是你母親的首飾，（搶回來）梅珍，你給我收起來。（梅珍接了，哭倒在地上）

長 還有什麼事？

章 趙巡長，現在沒有什麼事，我們這兒鬧的是家事！（扶梅起，接過盒子）

荷 趙巡長，真對不起你，你可以帶弟兄先回去吧！其餘的事，讓我們自己料理，這個（取錢）你拿去

給你跟弟兄買香煙。

長 局長太太，我們不能拿走再見。

荷 費心了。爸爸！

襄 哈！你好，你好，我跟你跪下好不好，你要我怎麼樣？我的大姑奶奶！

桂 爸爸，你饒了我吧！（跪在襄尊前）

襄 自己的孩子還有什麼不能饒恕的麼！你的聰明及不上你的糊塗。聰明過了頭，以為除了自己以外，再沒有別人，連他自己的爸爸，連她自己的姊妹，都像路人一樣。不但像路人一樣，而且像仇寇一樣，她能狠心到用警察從山上一步一推，把我推到山下，我現在不來問你，我就問她。她還能不能饒恕我，你要我饒恕你，倒不如你替我求你的大姐饒恕的好，你跟她去叩頭吧！（推

桂在地上)

梅 二姐! (拉住桂珍)

桂 三妹! (相互抱頭大哭)

襄 還有你……

皮 老伯, 請您也饒恕我, 我從小受你的教訓, 可是沒有一件事對得起你, 老伯, 可是你知道我是一個沒有用的人, 我做了這麼些壞事, 都是受大小姐的指使, 今天來冒充您的大女婿, 也是受大小姐的指使, 因為, 荷珍, 我不能不說實話, 請你不要怪我, 因為你的大女婿已經死了, ……

襄 什麼?

章 怎麼死的?

皮 他是給手槍打死的, 他是給 (荷出槍, 打死皮, 皮倒於土地廟旁)

誠 我要喝酒。

桂 不能喝!

誠 爲什麼?

桂 裏頭有毒藥!

昔 毒藥, 誰放的毒藥?

章 你要毒死誰呀？（荷在柱手中搶過毒藥）

荷 是我預備的毒藥。（喝毒藥，囊搶杯，不及）爸爸說得不錯，我是聰明過了頭，我並不想毒死誰，我以為在必要的時候，也許用得着這毒藥，想不到給我自己預備了！

梅 大姐！

荷 三妹金錢權勢全是空的，爸爸的財產大部份都在我手裏，我還不滿足，現在就是把全世界的財富都歸我也救不了我這服了毒的人，爸爸，我不敢求您的饒恕，只求你饒恕了二妹！

柱 大姐！

襄 天啊！我犯了什麼罪，要發生出這種慘事，我就生了你們三個女兒，一個個都是我掌上的明珠，小時候一個個都像小天使，等到長大了，禁不起人慾的熬練，一個個變了樣，天使會變魔鬼，這叫我怎麼想得到。全是我不好，金錢權勢害了她們，荷珍，我不怪你，我恨我自己！

荷 爸爸（腹痛）

章 快扶她到那邊息息！

（巡長上）

長 章太太怎麼啦？

章 他服了毒趙巡長，你回來有什麼事嗎？

長 剛才給城裏打電話，韋局長給手槍打死了，出事地點在你們親戚章以誠家裏，兇手到現在沒有拿到，不知道是誰。

荷 趙巡長！

長 我是來報告你韋太太，韋局長在兩天前給人打死了，這兒那一位是章以誠章先生？

誠 是我！

荷 趙巡長，你要知道兇手是誰嗎？

長 我正在查着！

荷 打死韋局長的兇手在那兒。（指皮屍）

長 怎麼！這兒也打死了一個，這個不是你的秘書麼？

荷 是他打死了韋局長！

梅 是我姐姐給韋局長報了仇。

襄 趙巡長，這事我可以作見證，你可以先回去報告，有什麼事找我好了！

長 這麼罷！我上公路口等着去，回頭跟老先生上局子裏去一趟。（下）

襄 孩子！

荷 爸爸！

桂梅 荷 襄

你還有什麼話要說嗎？

沒有了，真的沒有了！（漸倒下）

大姐！（鷄鳴天漸亮，打更的和佃工由山崗上跑下）

——幕——（全劇完）